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序

太原王隱客字少微撰

石

若夫雞渾起一龍聖開三飛蓋裁畫而踰繩泛軒文而越契端宸肅衆題尊玉宇之中班屣漂裾光佐璿達之右洪猷僅於禮樂秀業止於仁義亦有摶月籠靈之雋乘龜控鯉之英室懋壇姿茹丹苗於秘洞休狼燒影吸青露於神丘終驚逕節之期徒侈浮歡之會豈若能仁撫運梵典開宗撰妙輪而曾擊倣寶騎而高引無生之生究生生於至躋不滅之滅窮滅滅於幽源大千通智祚之輝盡億叟法蓋之譽繁置施細邁三呪於湯年若浪埋洪軒四乘於夏序浸群方而演澤濟悠劫而凝勲製其儀者便屈紫皇之敬入其道者乃標黔首之尊為愛習之良資作塵勞之依止洎乎星尋禘照日夢飛光東徙休唇之像西漸爾賓之化高人響條敷妙說於銀函茂德肩隨暢真詞於貝牒列辟以之崇奉綿代以之欽尚故符秦肅念糸

翠葦而同嬉劉漢度誠下湘輿而致禮唯有牛圖晚運慧景漫而還明龍緒衰戾德水疑而復淺

我大唐澄飛日秉撲僚霞峴延喜流

賴昭華猷吉財成紫宙歲蕡改粒之

勲大庇蒼黎茵薄遷裳之業

皇帝乘雷震極鐸電離宮駕九駟以

曾馳駕八翼而橫萬帝風峻岫啓鶴

苑於神畿仰化連河構峰臺於勝壤

數攝訪之檄範敦受敬之洪謀而以

控國必俟於忠裝家寔資於孝爰命

僧尼之革將申跪拜之儀則裕茲懷

詐通規於會府因心在念捨與頃於

英寮雖畧議相攻各言其志而宸襟

歷運遠率於常持懷願復之恩仍致

昇堂之拜悰上人冲宇淹淳秀器韶

雅迴韻道通峻調閑斡身城浪證飛

寶刀以衝天意樹紛披聲旂翹而拂

漢既合七德之要還探二藏之微縕徒

擅其姱節素侶挹其微望固以偶迹

乘杯佯聲飛錫者矣將恐迷生曲學

近識孤聞以通俗之權為會真之寶

護念之心載啓發揮之作粵自晉氏迄于聖代凡其議拜事並集而錄之想合三篇分成六卷為之贊論格以通途縟旨含鑄辭文振絲信所以激昂幽致刷盪冥津者也隱客業寧才疏名蕪舉淺坐煙郊而晦跡泊風戶以接神徒以早尚花編深崇菜纂欣茲盛事綴而序之秋鱗輕光匪助奔義之曜春娃陋響寧裨大樂之音聊以宣情詣云捕藻與我同志幸无誚焉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一

弘福寺沙門釋齊悰纂錄

故事篇第一上

故事者明隋以上沙門致敬等事也自大法東流六百餘載其中信毀交贊哀挫相傾亟淹湮廢頻令拜伏而事非經國理越天常用為蠹道俱公舊貫焉

奏 晉尚書令何充等執沙門不

應敬王者奏三首并序

詔 車騎將軍庾冰為成帝出令

沙門致敬詔二首

書

太尉桓玄與八座桓譯等論道人應致敬事書一首并序

八座等答桓玄明道人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桓玄與中書令王謐論沙門應致敬事書一首

王謐答桓玄明沙門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桓玄難王謐不應致敬事三首

王謐答桓玄應致敬難三首

桓玄與廬山法師慧遠使述沙門不致敬王者意書一首并遠書

晉何充等執沙門不應敬王者奏三首并序

東晉咸康六年成帝幼冲時太后臨朝制司徒王導錄尚書事與上舅中

書令庾亮參輔朝政後導等薨庾水

輔政謂諸沙門應盡敬王者充等議

不應敬下禮官詳議博士等議與充

同門下承水旨為駁充等因為此奏

焉初奏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

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翼

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

開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  
世祖武皇帝以盛明革命肅祖明  
皇帝聰聖玄覽豈干時沙門不易屈  
膝顛以不變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  
下之志也愚謂亘遠承先帝故事於  
義為長更永為成帝出令沙門致敬  
詔二首

初詔 夫萬方殊俗神道雖辨有自  
來矣達觀博通誠當无惟况阿跪拜  
之禮何必尚然當復原先王所以尚  
之之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違辟辟  
哉固不然矣因父子之教違君臣之  
序制法虔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  
矣既其有以將何以易之然制名禮  
之設其无情乎且今果將有佛耶將  
無佛耶有佛耶其道固弘元佛耶義  
將何取捨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  
外之事豈方內所體而當矯形駁遠  
名教有由來百代所不廢昧旦丕顯  
常務易禮典弃名教是吾所甚疑也  
名教有由來百代所不廢昧旦丕顯  
實助王化賤昭昭之名行貴冥冥之  
潛操行德在於忘身抱一心之清妙  
且興自漢世迄于今朝雖法有隆衰  
而弊元妖妄神道經久未有其比也  
夫詛有損也既必有益臣之愚誠實  
願虛露之微增潤嵩岱區區之祝上  
禪皇極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令修

之吾將通之於神明得之於智懷耳  
軌憲宏摸固不可廢之於正朝矣凡  
此等類皆晉民也論其朴智又常人  
也而當因所說之難辯假服飾以凌  
蔑抗殊俗之傲禮直形骸於方乘又  
是吾所弗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  
則當測幽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  
不然吾將何述焉

二奏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  
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翼散  
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開  
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  
詔書如右臣等暗短不足以讚揚聖  
旨宣暢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輒  
共尋詳有佛元佛固非臣等所能定  
也然尋其遺文鑽其要旨五戒之禁  
實助王化賤昭昭之名行貴冥冥之  
潛操行德在於忘身抱一心之清妙  
而弊元妖妄神道經久未有其比也  
夫詛有損也既必有益臣之愚誠實  
願虛露之微增潤嵩岱區區之祝上  
禪皇極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令修

善之俗廢於聖世習實生常必致愁  
懼隱之臣心竊所未安臣雖蒙赦豈  
敢以偏見疑誤聖聽直謂世經三代  
人更明聖今不為之制無虧王法而  
幽冥之路可無擁滯是以復陳愚誠  
乞垂省察謹啓

重詔 省所陳具情言幽昧之事誠  
非寓言所盡然其較略乃大人神之  
常度粗復有分例耳大都百王制法  
雖質文隨時然未有以殊俗參治恢  
誕雜化者也豈曩聖之不達而末聖  
而宏通哉且五戒之小善粗擬似人  
倫而更於世主略其禮敬耶禮重矣  
敬大矣為治之綱盡於此矣萬乘之  
君非好尊也區域之人非好卑也而  
卑尊不陳王教則亂斯曩聖所以憲

章體國所宜不惑也通才博採往往  
備修之修之身修之家可矣修之國  
及朝則不可斯豈不遠也省所陳果  
亦未能了有之與无矣縱其了猶謂  
不可以參治而况都无而當以南行耶  
三奏 臣充等言臣等誠雖暗蔽不  
通遠旨至於乾乾夙夜思惟王度寧

苟執偏管而乱大倫耶直以漢魏逮  
晉不聞異議尊卑寫章无或翫咎也  
今沙門之慎戒專然及為共禮一而  
已矣至於守戒之薦者立身不愧何  
敢以形骸而慢禮敬哉每見燒香祝  
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已  
奉上崇順出於自然禮儀之簡蓋是

專一守法是以先聖節世固而弗革  
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臣等屢屢以  
為不令致罪於法无虧因其所利而  
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  
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條善之人誰  
復陳其愚淺願蒙省察謹啓

于時吏水議寢竟不施故  
桓玄與八座桓謙等論道人應致敬  
事書一首

晉尤興中安帝夢塵於外太尉桓玄  
以震主之戒欲令道人詣拜於已因  
陳何更舊事謂理未盡改與八座等  
書云

玄再拜白頓首八日垂至舊諸沙門  
皆不敢王者何更唯已論之而並平  
所見未是以理相出也更意在尊主  
中軍將軍尚書令宜陽開國侯桓謙  
等惶恐死罪奉誨使沙門致敬王者  
何更雖論意未究盡此是大事宜使  
允中實如雅論然佛法與堯孔殊趣  
禮教子乖人以殺膚為重而彼髡削

不疑出家弃親不以色養為孝土木  
形骸絕欲止竟不期一生要福萬劫

而理據未盡何出於偏信遂淪名體  
夫佛之為化雖誕以茫茫推乎視聽  
之外然以敬為本此處不異蓋所期  
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  
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  
獨以聖人在位而比擬二儀哉將以  
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於王  
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  
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哉沙門之所  
以生生資存亦曰用於理命豈有受  
其德而遺其禮霑其惠而廢其敬哉  
既理所不容亦情所不安一代大事  
宜共求其衷想復相與研盡之比八  
日今得詳定也桓玄再拜頓首敬謂  
八座等荅桓玄明道人不應致敬事  
書一首

世之所貴已皆落之禮教所重意悉絕之資父事君天屬之至猶離其親受豈得致禮萬乘勢自應廢彌歷三代置其絕羈當以神明無方尔不以涯檢視聽之外或別有理今便使其致恭恐應革者多非唯拜起又王者奉法出於敬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情所未了即而容之乃是在宥之弘王令以別荅公難孔國張徹在彼想已面詰所懷道實諸道人並足酬對高旨下官等不諳佛理率情以言愧不足覽謙等惶恐死罪桓玄與中書令王謐論沙門應致敬事書一首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代大事宜共論盡之今與八座書向已送都今付此信若是直任此理者遲聞德音

王謐答桓玄明沙門不應致敬事書一首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昌男王謐惶恐死罪奉誨及道人抗禮至尊并見與八座書具承高旨容音之唱辭理焉至近者亦粗聞公道未獲

究盡尋何庾二旨亦恨不悉以為二論漏於偏見無曉然塵心憂真如雅誨大佛法之異出自天竺宗本幽遐難以言辯既涉乎教故可略而言耳意以為殊方異俗雖所安每垂至於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門雖盡深於教不以形出為禮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內者天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也尋大法宣流為日諒久年踰四百歷代有三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關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故王者拱己不恨根於歛戶沙門保真不自疑於誕世者也承以通生理物存乎王者孝諸理歸實如嘉論三復德音不能已已雖欲奉誨言將无寄猶以為功高者不嘗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亦豈足昔濟通之德哉公眷盼未遺舉見逮問輒率陳愚管不致嫌於所奉可願不以入廢言臨白反側謐惶恐死罪桓玄難王謐不應致敬事三百

初難 来示云沙門雖意深於敬而不以形屈為禮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雋於事爰暨之師逮干上座與世人揖跪但為小異其制耳既不能忘形於彼何為忽儀於此且師之為理以資悟為德君道通生則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来示云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宜喻而佛教之興亦其指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既畏服之然後順軌此蓋是大懼鬼神福報之事豈是宗玄妙之道耶道在則貴將異於雅百豈得被其法服便道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為貴就如君言聖人之道道之極也君臣之教愈教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為貴哉 来示云歷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為證也曩者晉人略无奉佛

◇ 高麗大藏經 ◇

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工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為之檢耳今主上奉佛親接法事事異於昔何可不

使其禮有准日用清約有助于教皆如君言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也今萬以極敬將充彌濃其助哉

來示云功高者不賞恩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豈足答濟通之恩難曰夫理至無酬誠如來自然情在因極則敬自從之此聖人之所以緣情制禮而各通其寄也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擇迦之德為是深耶為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施其敬哉

王謐答桓玄應致敬難三首

初答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為於事答曰夫沙門之道自以敬為主但津滌既殊義無降屈故雖天屬之重形禮都盡也沙門所以推宗師長自相崇敬者良以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條

則事與心應禁佛法雖曠而不遺小善一介之功報亦應之積毫成山義

斯著矣

難曰君道通生則理應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答曰夫君道通生則理同造化夫陶鑄敷氣功則弘矣而未有謝惠於所稟措感於理本者何良以宣乎幽絕非物象之所舉運通理妙豈慕迹之能酬是以夫子去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難曰外國之君非所應喻佛教之興亦其指可知豈不以六夷騎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

答曰夫神道設教誠難以言辯意以為大設靈奇示以報應此最影響之實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謂三世為虛誕罪福為畏懼則探加之所明殆將無寄矣常以為周孔之化教其甚弊故言迹盡乎一生而不聞万劫之全然遠探其旨亦往往可尋幸惟仁義明不謀而自同四時之生殺則矜慈之心見又屢抑仲尼之間亦似有深旨但教體既殊故此處常昧耳靜而不懷愧今但謂自理而默差可遣人

而言道耳前答云不以人為輕重微  
意在此矣

難曰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  
迦之德為是深耶為是淺耶若淺耶

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耶豈得

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

答曰以為

釋迦之道深則深矣而瞻仰之徒彌  
萬其敬者此蓋造道之倫必資行功  
行功之美莫尚於此如斯乃積行之  
所从来世之關鍵也且致敬師長功  
猶難抑况擬心宗極而可替其禮哉  
故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也

桓玄重難王謐

二難省示猶復未釋所疑因來告

復粗有其難夫情敬之理豈容有二  
皆是自內以及外耳既入於有情之  
境則不可得無也若如來言王者同  
之造化未有謝惠於所稟措感於理  
本是為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則佛  
之為化復何以過茲而來論云津塗  
既殊則義無降屈宗致既同則長幼  
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若理在  
己本德深居極豈得去津塗之異而

士降屈耶宗致為是何耶若以聖業  
為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  
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  
自然之本居可知矣積行之倍更是

發鑒其末耳事與心應何得在此而  
不在彼

又云周孔之化較其甚弊故盡於一生

而不開萬劫之全天以神奇為化則其

教易行異於督以仁義盡於人事也

是以黃巾奴惑之徒皆赴者如雲若  
此為實理行之又易聖人何緣舍所  
易之實道而為難行之末事哉其不  
然也亦以明矣將以化教殊俗理在

權濟恢誕之談其趣可知

又云君臣之敬理盡名教今沙門既  
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何為其然夫  
敬之為理上紙言之詳矣君臣之敬  
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  
名教之事耶前論已云天地之大德  
日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苟所通在  
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

又云造道之倫必資功行積行之所  
因來世之關鍵也擬心宗極不可替  
其敬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請

復就來言而借以為難如來告以敬  
為行首是敦敬之重也功行者當計  
其為功之勞耳何得直以稱仰釋迦  
而云莫尚於此耶惠无所謝達者所  
不惑但理根深極情敬不可得无耳  
臣之敬君豈謝惠者耶

王謐重荅桓玄

二答奉告并垂重難具承高旨此  
理微緬至難措言又一代大事應時  
詳盡下官才非拔幽特乏研折且妙  
難精詣益增茫惑但高音既臻不敢  
默已輒復率其短見妄酬來誨无以  
破發客致祇用反側願復詢諸道人  
通才蠲其不逮公士宗致為是何耶  
告以學業為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  
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  
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今以  
為宗致者是所趣之至導學業者曰  
用之筌蹄今將欲趣彼至極不得不  
假筌蹄以自運耳故知所假之功未  
是其絕處也夫積學以之極者必階  
廣以及妙魚獲而筌廢理斯見矣公  
以為神奇之化易仁義之功難聖人

◇ 高麗大藏經 ◇

何緣舍所易之實道而為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意以為佛之為教與內聖永殊既去其殊理則無並今論佛理故當依其宗而立言也然後通塞之塗可得而詳矣前答所以古仁善之行不殺之旨其若似可同者故引以就此耳至於發言抗論津徑所歸固難得而一矣然愚意所見乃更以佛教為難也何以言之今內聖所明以為出其言善應若影嚮其不善千里違之如此則美惡應於俄頃搘福交於目前且為仁由已弘之則是而猶有弃正而即邪背道而從欲者矣况佛教喻一生於彈指期要終于永劫語靈異之無位設報應於未兆取之能信不亦難乎是以化暨中國悟之者甚故本起經云正言似反此之謂矣公云行功者當計其為功之勞何得直以玠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者自謂擬心宗轍其理難向非謂禮拜之事便為元首也但既在未盡之域不得不有心於布施雖一介之輕微必終期之所須也

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萬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教戒高論不容間然是以前答云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者意在此也至於君臣之故事盡揖拜故以此為名教耳非謂相與之際盡於劇迹也請復重申以畫微意夫太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情受則茂著化本于斯時也則形放蔑間君道虛運故相忘之理奉臣道冥陶故事盡於知足因此而推形敬不與心為影嚮始將明矣及親譽既生茲禮乃興豈非後聖之制作事與時應者乎此理虛邈良難為辨如其未允請俟高旨

桓玄三難王詔

廿年

來難牛筆甚佳殊為非文然可以為釋疑處殊是未至也遂相攻難未見其已今復斟酌明在三之理以辨對輕重則敬否之理可知想研識之功必在

告愈析耳八日已及今與右僕射書便令施行故事尊主之道使天下莫不敬雖復佛道無以加其尊豈不盡善耶事雖已行無豫所論宜究也想諸人或更有精析耳可以示仲文

三難 比復來示并諸人所論並未有以釋其所疑就而為難殆以流遷

頃白馬之書知辯制之有耳夫佛教之所重全以神為貴是故師徒相宗莫二其倫凡神之明暗各有本分分之所資稟之有本師之為功在於發悟辟猶荆璞而瑩拂之耳若質非美玉琢磨何益是為美惡存乎自然深德在於資始拂瑩之功寔以未焉既懷玉自中又正以成器非君道則无以申遂此生而通其為道者也是為在三之重而師為之末何以言之君道兼師而師不兼君教以弘之法以齊之君之道也豈不然乎豈可以在理之輕而奪宜尊之敬三復其理愈所疑駁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此錯而用之其弊彌甚想復領其趣而

遺其事得之濠上耳

王謐三荅桓玄

三荅重虧嘉誨云佛之為教以袖

為貴神之明暗各有本分師之為理

在於發悟至於君道則可以申遂此

生通其為道者也而為師無談通之

美君有兼師之德弘崇主之大禮析

在三之深淺實如高論實如高論下

官近所以脫言鄙見至於往反者為

顧問既華不容有隱乃更成別辯一

理非但習常之惑也既重研妙旨理

實恢邈曠若發矇於是乎在承已令

庚桓施行其事至敬時定公私幸甚

下官瞻仰所悟義在擊節至於濠上

之誨不敢當命也

桓玄與廬山法師慧遠使述沙門不

敬王者意書一首并遠答往及二書

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

又是所未喻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

不允近八座書今示君君可述所以

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事一二令詳

遣想君必有以釋其所疑耳王領軍

之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今邪江州  
取若答可言付之  
遠法師荅桓太尉  
詳省別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以不  
敬王者意義在尊主崇上遠存名體  
微引孝氏同王侯於三大以資生運  
通之道故宜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  
尋其源感稟氣於兩儀受形於父母  
則以生生通運之道為弘資存日用  
之理為大故不宜受其德而遺其禮  
露其惠而廢其敬此種越立意之所  
據貧道亦不異於高懷求之於佛教  
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何者佛經  
所明凡有二科一者優俗弘教二者  
出家修道優俗則奉上之禮草親之  
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訓彰  
乎聖典斯與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  
一條全是擅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  
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故為教  
也達忠孝緣於自身不存身以恩惠  
知生生由於享祀化以求宗祖  
宗不由於阿化故不言之謂之貧息  
生不日就存身故不言存生之謂之

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反者也是故  
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廢俗以  
達其道變俗眼章不得與世典同禮  
隱居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極溺  
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  
之津廣開入人之路是故內乘天屬  
之皇而不違其孝外闡奉主之恭而  
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落  
立志成於暮歲如令一夫全德則道  
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  
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  
坐受其德虛露其惠與夫尸祿之賢  
同其素食者哉擅越頃者以有其服  
而無其人故登清簡練容而不雜此  
命既宣皆人百其誠遂之彌深非言  
所喻若復開出處之迹以弘方外之  
道則虛襟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  
餘津矣若澄簡之後猶不允情其中  
或真偽相冒涒涒未分則可以道廢  
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  
去其眼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  
則制教之旨可尋跡廢則遂志之歎  
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門眼章法用

雖非六代之與自是道家之殊俗表  
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乖  
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  
不虧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来  
矣夫遠遵古禮者猶存告朔之餼羊  
餼羊猶可以存禮豈況如來之法服  
耶推此而言雖元其道必宜存其禮  
禮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  
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  
朝宗之服鉢孟非廟廟之器軍國異  
容戎華不雜剔毀毀形之人忽廁諸  
侯之禮則是異類相涉之像亦竊所  
未安擅越奇韻挺於弱年風流邁於  
季俗猶參究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  
之必不以人廢言貧道西垂之年假  
日月以待盡情之所惜豈存一己苟  
妄所執蓋令三寶中興於命世之  
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耳若一旦  
行此佛教長淪如來大法於茲泯滅  
天人感歎道俗草心矣貧道幽誠所  
期復將安寄緣眷遇之隆故坦其所  
懷執筆悲憇不覺涕泗橫流矣

桓太尉重答遠法師書

知以方外遺形故不貴為生之益求  
宗不由須化故不重運通之資又士  
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閑奉  
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如不言理本  
無重則无緣有致孝之情事非須通  
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之情許其  
未盡則情之所寄何為絕之夫累著在  
於心滯不由形敬形敬蓋是心之所  
用耳若乃在其本而縱以形敬此復  
所未之喻又云佛教兩弘亦有虔俗  
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以協  
滿皇極而不虛露其德矣夫佛教存  
行各以事應因緣有本必至無差者  
也如此則為道者亦何能違之哉是  
故釋迦之道不能超白淨於津梁雖  
未獲須陀故是同國人所蒙耳就如  
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  
所謂宣教者所可擬議也未示未能  
共求其理便大致既然故是未之喻  
也想不惑畱常之滯而謬情理之  
用耳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勸雕造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一

故事篇第一下

晉廬山遠公沙門不敬王者

詔論一首并序

偽楚桓玄許沙門不致禮詔

一首

侍中卞嗣之等執沙門應敬

奏四首并序

齊武帝論沙門抗禮事一首

隋煬帝勸沙門致拜事一首

夏赫連勃勃令沙門致拜事一首

宋孝武帝抑沙門致拜事一首

齊武帝論沙門抗禮事一首

隋煬帝勸沙門致拜事一首

晉廬山釋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一首并序

并大興寺

洛濱翻經館沙門釋彥琮福

田論一首并序

晉廬山釋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一首并序

昔咸康中庾將軍疑諸沙門抗禮萬

乘至元興中桓太尉亦同此議于時

朝士名賢答者甚衆雖言未悟時並

平有其美徒感盡所懷而理蘊于情

遂令元上遠服毀於塵俗亮致之心  
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時由千  
載之否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  
之不忘故著五篇究叙其意豈曰測  
壑之待晨露蓋是申其罔極亦庶後  
之君子崇敬佛教者或詳而覽焉

### 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為異出  
家之人凡有四科其弘通利物則功  
侔帝王化薰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  
无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  
為隱顯耳其寧可得論者請略而言  
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  
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  
禮教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  
則功由在昔是故用親以教愛使民  
知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使民知  
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寔由冥應應  
不在于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為刑  
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為爵賞使悅  
而後動此皆即其影響之報而明於  
教以因順為通而不革其自然也河  
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為帶累根深

因在我倒未忘方將以情欲為苑囿  
聲色為遊觀沉湎世樂不然自勉而  
特出是故教之所捨以此為崖而不  
明其外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  
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權惡其患而  
廢其教是故忧釋迦之風昔賴先奉  
親而獻君喪俗授孽者必待命而順  
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  
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  
於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  
同故位夫内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  
略叙經意宣寄所懷

### 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  
教也遠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  
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  
求宗不由於順化順化則不重運通  
大王侯以體順為尊得一故為萬化  
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  
必存乎體極求極必由於順化是故  
先賢以為美談衆論所不能異夫衆  
論者則義无所取而云不順化何耶  
荅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群  
品萬殊精麌異貫統極而言唯有靈  
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則  
無情於化无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  
不由情故形枯而化滅有情於化感

尚其跡天然故能拯溺浴於沉流拔  
玄根於重劫達通三乘之津廣開天  
人之路如今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  
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  
與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秉天屬  
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闇奉主之恭而  
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越化表以  
求宗則理深而義篤照秦息以語仁  
則功未而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  
而旋步猶或恥聞其風豈況與夫順  
化之民戶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 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為  
大王侯以體順為尊得一故為萬化  
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  
必存乎體極求極必由於順化是故  
先賢以為美談衆論所不能異夫衆  
論者則義无所取而云不順化何耶  
荅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群  
品萬殊精麌異貫統極而言唯有靈  
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則  
無情於化无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  
不由情故形枯而化滅有情於化感

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其生不絕則其化擴廣而形彌積情彌滯而累彌深其為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稱泥洹不變以化盡為宅三界流動以罪苦為場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元窮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為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已所涉唯動於是靈燭失御生塗日開方隨貪受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泥洹之名豈虛稱也哉請推而育之天地雖以生生為大而未能全生者不化三侯雖以存存為功未能令存者无患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之所以撓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霑其患者也體極不薰應第四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未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行不照自元外可照非照有所不盡自無理可盡以此推視聽之外亦无所寄理無所守則宗可明今諸沙門不悟丈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文其為謬也固已全矣若復顯然有驗此乃帝世之間荅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為檢雖應世之異安寫萬象至於曲成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開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薰薰之者不可並御可是以古之語大道昔五變而七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進而猶不可頌設况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類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辨者非不可辨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辨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或亂此三者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為關鍵而不開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内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爲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辨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乘有先乘而後合先合而後乘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乘而後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主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爲靈仙轉輪聖王或爲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為誰此所謂合而後乘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師之而成就者亦不可稱算雖援引无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乘而後合者也若令乘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崖於一檢若令合而後乘則擇之與堯孔歸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乘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乘則悟體極之多方

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惑家塗而駭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言以化盡為至極故造極者必達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居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化耳既化而為生又化而為死既聚而為始又散而為終因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庶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人本滅則復歸於无物反覆終始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為之哉若全本則異氣數合則同化僉為神之慶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並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同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

之分昧而難明有无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入之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生為彼徒告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異然邪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荅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為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為誣也亦已深矣將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之中復相與而依俙神也者圓應无毛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庶故其性各異智有明暗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微者反本求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太宗曰大塊勞我

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為人羈死為反真此所謂知生為大患以无生為反本者也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无窮莊子亦云特犯人之形而猶喜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嘗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尋方生方死之說而或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庶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令談者資之以成疑向使時無悟宗之正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巧漫世靡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无端因緣密構潛相傳寫自非違觀孰識其變請為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為神情俱喪猶觀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曲從養生之談

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之於形耶為受之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為神矣。若受之於神是為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叟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構著於在昔明暗之分定於形初雖靈鈞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徵效之以事則無惑於大通。

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遊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无所聞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為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散今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令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元坐受其德陷乎早計之累虛零其惠同夫素餐之識耶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為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

方九譯之俗間王者當資以振糧錫以舉服不答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天稱沙門者何耶謂其能發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志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激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起步之跡所悟固以弘矣然且袈裟非朝宗之服鉢孟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酬其始捨之心况荅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情元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鷄奴之過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惠復焉足語哉衆賓於是始悟真塗以開蹤為功息心以淨畢為道乃欣然怡襟詠言而退。

桓楚許沙門不致禮詔一首

桓楚得廬山遠公書及論以太亨二年十二月三日乃下詔停沙門致敬事詔曰門下佛法宏誕所未能了推其篤厚之情故寧與其敬耳今事既在已苟所不了且當寧從其略諸人勿復使禮也便皆使聞知

侍中卞嗣之等執沙門應致敬感四

首  
恭  
三  
荅

初啓 侍中臣嗣之給事黃門侍郎臣袁恪之等言詔書如右神道冥昧聖詔幽遠 陛下所弘者大爰

逮道人奉佛者耳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而以向化法服便輶輶萬乘之主愚情所未安拜起之禮豈虧其道尊卑大倫不宜都廢若許其名教之外闕其拜敬之儀者請一斷引見啓可紀識謹啓

桓玄一報曰何緣爾便宜奉詔

二感 侍中臣嗣之等感事重被明詔崇沖挹之至復謙光之道愚情眷眷竊有未安治道雖殊理三同歸尊親法教不乖老子稱四大者其尊一也沙門所乘雖異跡不超世豈得不同乎天民陛下誠欲弘之於上然卑高之禮經治之典愚謂宜俯順群心永為來式請如前啓謹啓

桓玄二報曰置之使自己亦是兼愛九流各遂其道也

三感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詔

如右 陛下至得圓虛使吹萬自

已九流各徇其美顯昧並極其致靈澤幽流无思不懷群方所以資通天

人所以交暢臣聞佛教以神慧為本

道達為功自斯以還蓋是鍛鹿之用

耳神理繩邈求之於自形而上者虔

肅拜起無虧於持戒若行道不失其

為恭王決齊故於率土道憲兼隆內

外咸得矣臣前受外任聽承疎短乃不

知去春已有明論近在直被詔便率

其愚情不懼允合還此方見斯事屢

經神筆宗致悠邈理折微遠非臣驚

鉉所能擊讚沙門禮已行之前代今

大明既昇道化无外經國大倫不可

有闕請如先所啓攝外施行謹啓

桓玄三報曰自有内外薰弘者何其  
於用前代理卿區區惜此更非讚其  
道也

四啓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奉詔

自有内外薰弘者聖旨測通道死百

王伏讀仰歎非愚淺所遠尊主亟法

臣下之節是以拳拳頻執所守明詔

超邈遠略常均巨暗短不達追用愧

徵有序乘方薰遂公帝從之

悚輒奉詔付外宣攝遵承謹啓

永始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

宋孝武帝柳沙門致拜事一首

宋孝武大明六年九月有司奏曰臣

聞達拱疑居非期宏峻拳跪盤伏豈

雖偏法支派名墨條分至於崇親嚴

上厥繇靡奕惟浮面為教遏自龍埠

反經提傳訓遐事遠練生鑿識恒俗

稱難宗旨繩邈言淪隣拘文敵道

在未彌扇達迺凌越典度偃倨尊威

失隨方之眇迹迷襲化之測義夫佛

法以謙儉自拘忠虔為道不輕比丘

逢人必拜目連亲門遇長則禮寧有

屈膝四革而間禮二親稽首苦臘而

直駁萬乘皆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

述而事屈偏堂道挫餘分今鴻源逕

洗群流仰鏡万仙貴寶百神華誠而

畿輦之内含弗臣之吐階席之間延

撫禮之客懼非所以登一風範詳示

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

皆當盡禮虔敬之客依其本制則朝

微有序乘方薰遂公帝從之

齊武帝論沙門掩禮事一首

齊武帝大明中勅定林上寺僧法獻

長于寺僧玄暢於三吳沙簡僧尼時

暢獻二僧皆少習律檢不覩當世與

武帝共語每稱名而不坐後中興僧

鍾於軌和殿見帝帝問鍾如意鍾答

貧道比苦氣帝嫌之迺問尚書王儉

記傳自偽國稍盛皆稱貧道亦復坐及晉初亦然中代有庾冰桓玄等欲使沙門盡散朝議紛紛事皆休寢宋之中朝亦頗令致禮而尋竟不行自爾迄今多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獻二僧道業如此尚自稱名況復餘者挹拜則太甚稱名亦无嫌自爾沙門皆稱名於帝主自暢獻始也

隋煬帝勅沙門致拜事一首

并興善寺  
門四禮告

隋煬帝大業中改革前政令沙門拜帝及諸官長等懸之雜令至五年南郊謂帝大張文物廣位群寮于時佛道二衆依前時立有勅云條式久行何因不拜黃老子女聞便致禮唯僧尼嚴然時興善寺沙門明瞻答帝曰僧等據佛戒不合禮俗帝曰宋武之時僧何致拜瞻曰宋武狂勃不拜便有嚴誅陛下有道不懼顯戮帝曰今問對僧尼遂散瞻明日至閑重參有司募敢死者對詔謝過內史為通昨不拜之罪帝夷然不述乃盡京僧尼設齋人別施錢帛後帝至西郊顧謂羣威曰朕謂京師無僧昨南郊中

亦有人焉拜事因寢

洛瀆翻經館沙門釋彥琮福田論一首

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散於

王者廬山法師高名碩德傷智憧之欲屈憂戎寶之將沉乃作沙門不散

王者論論不設敬之儀當時迷寢然以緝詞隱密援例杳深後學披覽難見文意聊因暇日輒復申叙更歸福

田論云

忽有嘉客来自遠方遇附桓氏重述前議主人正念久之撓聲應曰客似未聞福田之要吾今相為論之夫云福田者何也三寶之謂也功成妙智道登圓覺佛也玄理幽寂正教精誠法也禁戒守真威儀出俗僧也皆是四生導首六趣舟航高越天人重踰金石辭乎珍寶劣相擬議佛以法主標尊法以佛師居本僧為弟子嘗是佛法可謂尊卑同位本末共門語事三種論體一致處五十之載弘八萬之典所說指歸唯此至極寂聲滅影盡雙林之運刻樞書篆留一化之軌聖賢間起稟學相承和合為群住持

是守金人照於漢殿像法通於洛浦並宗先覺俱襲舊章圖方外以發心弃世間而立德言榮無以動其意親屬莫能累其報衣則裁於壞色髮則落於雲容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為飾上天之音猶恒設禮下土之王固當致敬有經有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无滯推帝王之重亞神祇之大八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尼朝拜非所聞也如懷異旨請陳雅見客曰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竊以莫非王土建之以國莫非王目繫之以主則天法地覆戴此民方春比夏生長萬物照以日月之光潤以雲雨之氣六合則咸宗如海百姓則共仰如辰戌庚辛酉馬牛迴首地尚荷於隋侯魚猶感於漢帝豈有免其編戶假其法門忘度脫之寬仁遺供養之弘造高大自許卑恭頓廢辱諸禽獸將何別乎必若能獲神通得成聖果道被天下理在言外然今空事別除尚增三毒虛改服飾猶

染六塵戒忍弗修定智无取有承明  
誨不異凡俗詐應恃宣讀之勞而撫  
禮萬乘籍形容之別而闇敬一人昔  
比丘接足於居士菩薩稽首於慢衆  
斯文復彰其趣安在如以權道難弘  
佛性可尊况是君論云非神降伯陽  
開万齡之範仲尼敷百王之則至於  
謁拜必遵朝典猶有沙門敢為凌慢  
此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風難革惡流  
易久不過明皇誰能刊正忽起非常  
之變多招无信之譏至言有憑幸垂

主人曰吾所立者內也子所難者外也內則通於法理外則苟於人事相望懸絕詎可同年斯謂學而未談聞而不洽子之所惑吾當為辯試舉其要憲有七條无德不報一也无善不攝二也方便无礙三也寂滅無榮四也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乱六也因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條對酬難意後之三條引出成或吾聞天不言而四時行王不言而萬國治帝有何力民無能名成而不居為而不恃斯乃先

王之盡善大人之至德同沾庶類齊  
預卒育幸殊草木差非蠶鳥戴圓  
履方俯仰懷惠食栗飲水飽滿街澤  
況復矜許出家慈聽入道斷鹿業於  
已往祈妙果於將來既蒙重恩還思  
厚答方憑万善之益豈在一身之敬  
追以善答稱報乃深微以身敬取利  
蓋淺良由僧失軌儀俗減餘慶僧不拜  
俗佛已明言若知可信理當遵立如  
謂難依事應除廢何容崇之欲求其  
福界之復責其禮即令從禮便同其  
俗猶士請福未見其潤此則存而似  
弃僧而類民非白非黑无所名也是  
謂第一無德不報法既漸衰人亦稍  
未罕有其聖誠如所言雖處凡流仍  
持忍鎧縱虧戒學尚談智典如塔之  
貴似佛之尊歸之則善生毀之則罪  
積猛心始發割受難而能捨弘願終  
期成覺迫而能趣斯故剔駁之辰天  
魔遙憎染衣之日帝釋遠懼妓女聊  
披无漏遂滿醉人楚剪有緣即結龍  
子賴而息驚象三見而上怖威靈斯  
在儀服是因幼未受具對揚佛旨小

不可輕光顯僧力波離既度釋子伏  
心尼施亦歸匿王屈意乃知若老若  
少可師者法无賤無豪所存者道然  
賢愚之際默語之間生熟相似去  
取非易肉眼分別恐不逢實信心平  
等或有值真纔滿四人即成一衆僧  
既弘納佛亦通在食看沸水之異方  
遣施僧衣見纖金之奇乃令奉衆僧  
之威德不亦大矣足可以號良田之  
最為聖教之宗是謂第二无善不攝若  
論淨名之功早昇雲地卧疾之意本  
超世境久行神足咸歎辯才新學頂  
禮誠謝法施事是摧冥式非常准隨時  
轉變其例乃多別有空藏弗恭如  
來元責沙弥志願和上推奉一往直  
觀悉可驚惟再尋釋典莫匪通鑑不  
輕大士獨興高跡驚彼上慢之流設  
茲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至誠既  
非三慧詣是恒式因機作法足為希  
有假弘教化難著律儀大聖發二智  
之明制五篇之約廢其譯齒存其戒  
夏始終通訓利鈍齊仰者幼有序先  
後無雜未以一士別業而令七衆普

行不然之理分明可見昔妻死歌而鼓盆身葬瀛而攬土此亦疋夫之節豈槩明王之制乎况復覺典冲邃聖言幽密局執一邊殊乘四辨是謂第三方便無礙且復周之柱史久率王俊魯之司役已居國宰宗歸道德始曰無名訓在詩書終古不作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鞠躬恭敬非此而誰冀許之風望古仍邁夷齊之操擬今尚追焉似高攀十力遠度四流狀斯有為之苦欣彼無餘之滅不繫慮於公庭未流情於王事自然解脫固異儒老之儔矣是謂第四寂滅无榮至如祭祀鬼神望秩川嶽國容盛典書契美談神輦為王所敬僧猶莫致於禮僧家為神所禮王寧反受於敬上下參差翻違正法衣裳顛倒何足相方令神擁護之來在僧祈請之至會閑呪力竟無拜理是謂第五儀不可越本皇王之奮起必真人之託生上德雖秘於淨心外像仍標於俗狀是以道彰緇服則情勤宜猛業隱玄門則形恭應絕求之故實脩有前聞國主

頗婆父王淨飯昔之斯等咸已克聖專修信順每事歸依繼見凡僧還想崇佛不以跪親為孝許非不孝之罪不以拜君為教豈是不敬之懲所法自然所舊已別體無混雜制從於此是謂第六服不可亂謹案多羅妙典釋迦真說乃云居刹利而攝尊貴般若而為護四信不壞十善无虧奉佛事僧積功累德然後日精月像之降赤光白氣之感金輪既轉珠寶復懸膺天順民御圖握鏡始開五常之術終弘八政之道亦宜覆觀宿命追憶本因教佛教而崇僧寶益戒香而增慧力自可天基轉高比梵宮之遠大聖壽恒固同劫石之長久然則雷運勢極龍虎威隆慶必賴薰赫便怒及出言布令風行草偃既抑僧禮誰敢鱗張但恐有損冥功無資咸業竭誠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第七因不可忘略宣吾志粗除子或欲得博聞宜尋大典

客曰主人向之所引理例寔繁自雖庸暗頗亦承曉凡文惣幽明辨包内外

所謂祭典尚有餘感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竊以昧入臣伍真佛已潛聖僧又滅空信冥道全涉幽神季莘凡夫薄言迴向共規闈遙相學剃剪誠掌壇會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坊所以蠲其俗後纔觸王絅即墜民貫既同典禮詐合稱寶朝敬天子固是恒儀告執強梁定非通識宋氏舊制其風不遠唯應相襲更欲何辭

主人曰客但知其一未曉其二請息攀緣少加聽採吾聞鬼者歸也死之所入神者靈也形之所宗鬼劣於人唯祇忌趣神勝於色普談情道心有靈智稱之曰神隱而難知謂為不測銓其體用或動或靜品其性欲有陰有陽周易之旨蓋此之故殊塗類於一氣微言闕於六識設教之漸斲可知焉鬼報冥通潛來密去操以神號特用茲耳嘗試言之受父母之遺尊乾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形

至若已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

感之於乾坤得之於父母識含胎藏彌亘虛空意帶熏習漫盈世界去而復生如火燄之連出來而更逝若水波之續轉根之莫見其始究之豈觀其終濁之則為凡澄之則為聖神理幽細固難詳矣神之寂高謂之大覺思議所弗得名相孰能窮真身本元遷謝生盲自不瞻覩託想追於舊蹤傾心耽於遺法若欲荷傳持之任惑要妙之門賴此僧徒膺茲佛付假慈雲為內影憑帝威為外力玄風遠及至於是乎教通三世衆別四部二從於道二守於俗徒道則服像尊儀守俗則務典供事像草謂比丘比丘尼也典供謂優婆塞優婆夷也所像者尊則未參神位所典者供則下預臣班原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後吾非當職子何錯引由子切言發吾深趣理既明矣勿復惑諸在宋之季贊行此抑彼亦乖真不煩涉論邊鄙風俗未見其美忽遣同之可恠之極客曰有旨哉斯論也蒙告善道請從

退歸

論曰桓庾二君之威權可謂迴天轉日矣而何王執理終竟不屈向使佛教有媛妾二公不體悟孰能若此逆

鱗耶仲尼云歲寒而後知松柏之後凋誠哉遠法師骨梗罕革望重當年

向无雅論理舉曷以傾桓楚之心乎觀其遺文足知若人之命代必死而

可作余歸衆為之宋孝武晚年鳳德既衰百姓失望受目下肩動抑高尚

之跡濶汗誤而不行者何豈非悖理而然乎偽夏政虐淫刑愈於商紂皇

天降罰不亦宜哉王儉獻謹言於齊

君明諳陳切對於隋后竟全方外之

節諒道籍人弘者歟琮上人福田論

理例宏博恢張教義美矣

余綿鏡前括垂文足為後賢佳的望

古追慨因而編錄焉

贊曰

猗歟何君拔萃出群危言輔政克著尤勳美哉王今歸心至極不憚威權確乎東直遠公孤潔不濫在涅書論既陳桓楚屈節孝武縱欲赫連肆暴

非諫淫刑詳諸雅誥王儉獻可齊后

是思贍僧切對隋君納之洛濱高士飛文擅美見重當今良有以矣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二

故事下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沙門不應俗事卷第二 范天流士

##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三

石

弘福寺沙門釋彥悰集註

聖朝議不拜篇第二上

議不拜者明沙門不應拜俗也

聖上情敦名教令拜君親慮夷遁詮

許開朝議致有謇諤之士人百獻籌

杜稷之臣爭陳顯論焉

今上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勅

表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沙門

不合拜俗表一首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雍州牧

沛王賢論沙門不應拜俗事

啟一首

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沙門

不合拜俗事啟一首

通簡群官明沙門不合致拜

狀一首并禁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

博又大夫孔志約等議狀一首

右驍衛

右監門

右奉宸

議不拜

官府寺

右四司請同司禮議狀

司元大常伯寧遠玄少常伯

張山壽等議狀一首

司戎少常伯護軍鄭欽泰真

外郎秦懷恪等議狀一首

司刑太常伯城陽縣閭國侯

劉祥道等議狀一首

司宗寺 右一司請同司刑

議狀

今上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勅一首

勅旨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為重愛敬

之道凡百之行攸先然釋坐二門雖  
理絕常境恭孝之躅事叶儒津遂於  
尊極之地不行跪拜之禮因循自文

迄乎茲辰宋朝整革此風少選還遵

舊貫朕稟天經以揚孝資地義而宣

禮獎以名教被茲真俗而瀨鄉之基

克成天構運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

之由諒歸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官僧

臣於吾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

拜或恐喪其恒情宜付有司詳議奏聞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沙門不合拜

俗表一首

僧威秀等言伏奉 明詔令僧拜跪  
君父義當依行理无抗旨但以儒釋明教咸陳正諫之文列化恢張俱進  
萬善之道僧等荷國重恩開以方外

之禮安居率土得弘出俗之心所以

自古帝王齊遵其度故其變俗之儀

全其撓禮之迹遂使經教斯廣代代

漸多宗正攸遠時時間發自漢及隋

行人重阻靈岫之風猶鬱仙苑之化

尚疎未若

皇運肇興闢封海外五竺與五嶽同

鎮神州將大夏齊文至華之命載隆

輶軒之塗接軒莫不欽斯聖迹興樹

遺蹟固得梵侶來儀相從不絕今若

返拜君父乖異群經便發驚俗之

譽或陳輕毀之望昔晉成幼冲庾冰

矯詔桓楚飾詐王謐梳言及宋武晚

年將隆唐政制僧拜主尋還停息良

由事非經國之典理越天常之儀雖

日流言終經顯議况乃夏勃勒拜納

上天之怒魏晝行誅肆下癟之責斯

途爻列備舉見聞僧等奉佩憚惶投

庇失厝恐絲綸一發万國通行必使

環海望風方弘失禮之譽悠哉後代或接効尤之傳伏惟陛下中興三寶慈攝四生親承付囑之旨用勵學徒之寄僧等內遵正教固絕跪拜之容外奉明詔令從儒禮之敬俯仰惟各慙懼實深如不陳請有乘臣子之喻或掩佛化便陷惄君之罪謹列衆經不拜俗文輕用上簡伏願天慈賜垂照覽則朝議斯穆終遵途於晉臣委略常談畢歸度於齊后塵顯威嚴惟深戰戰謹言

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上

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申表上請左右相士勅令詳議拜不未定可待後集僧等乃退於是大集西明相與謀議共陳感狀聞諸寮室云西明寺僧道宣等上蘿州牧沛王論沙門不應拜俗咸一首

僧道宣等咸自金河徙轍王閻揚化歷經英聖載隆良輔莫不拜首請道歸向知津故得列刹相望仁祠基布天人仰福田之路幽明懷正道之儀清信之士林基高尚之賓雲結是使

教分三法垂萬載之羽儀位開四部布五乘之清範須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過犯滋彰冒塵御覽下非常之詔令拜君親垂側隱之懷顯蹟朝講僧等荷斯明命感悼涕零良由行政光時遂令上覆更披且自法教東漸亟涉农隆三被屏除五遭拜伏俱非休明之代並是暴虐之君故使布令非經國之謨乖常致良史之誚事理難返還襲舊津伏惟大王統維京甸攝御機衡道俗來蘇繁務攸靜今法門擁閉聲教莫傳據此靜障拔難之秋拯溺扶危之日僧等叫閻難及徒鶴望於九重天陞罕登終拯遑於百慮所以干冒陳款披露異得俯被鴻矜載垂提冷是則遵崇付囑清風被於九垓正像更興景福光於四海不任窮塞之甚具以啟聞座擾之深惟知慙惕謹狀

四月二十五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沙門不合拜俗咸一首

夫人嘗居之  
母也敬譽王

僧道宣等咸自三齊東漸六百餘年

四俗立歸戒之因五衆開福田之務百王承至道之化万載肩惟聖之風故得環海知歸生靈迴向然以慧日既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嚴科易犯遂有梯梯涉青田之機少壯懷白首微脩前經聞干視聽且聖人在隱凡僧程器後代住持非斯誰顯故金石溫素表真像之容法衣剔駁擬全僧之相依而信毀報果兩分背此繕修俱非正道又僧之真偽生熟難知行德淺深愚智齊惑故經陳通供如海之无窮律制別利若涯之有際宗途既列名教是依設出俗之威儀登趣真之圓德固使天龍致敬幽顯歸心弘護在懷流功不絕比以時經濁染人涉凋訛竊服飾詐之徒叨倖憑虛之侶行無動於塵俗道有罪於憲章上聞御覽布乃迴天曉垂朝議之勅僧等內省慙懼如灼如焚相顧失守莫知投厝仰惟佛教通囑四部幽明敢懷私議夫人當斯遺寄况復體茲正善崇建為心垂範宮闈成明道俗今

化大建禪門造像書經都事相贈入出官禁書同上

三寶淪溺成濟在緣輒用諳陳希垂  
救濟如蒙拯拔依舊住持則付囑是  
歸弘護斯在輕以聞簡追深棟息謹啓

四月二十七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序佛教隆替事簡  
諸宰輔等狀一首

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反  
山川移城邑千變万化不可窮極穆  
王敬之若神重之若聖此則佛化之初及也  
朱士行擇道安經錄云秦始皇時西域  
沙門十八人來化始皇始皇弗從  
禁之夜有金剛丈六人破獄出之始  
皇稽首謝焉

漢書云武帝尤狩中開西域獲金人  
率長丈餘列之甘泉宮帝以為大神  
燒香禮拜後遣張騫往大夏尋之云  
有身毒國即天竺也彼謂浮屠即佛  
陀也此初知佛名相也  
成帝都水使者劉向云向檢藏書往  
往見有佛經此則周秦已行始皇焚  
之不盡也哀帝元壽中使景憲往大  
月氏國因誦浮屠經還于時漢境稍

行齋戒據此曾聞佛法中途潛隱重  
此中興也

後漢明帝永平中上夢金人飛行殿  
前乃使秦景等往西域尋佛法遂獲  
三寶東傳洛陽盡釋迦立像是佛寶  
也翻四十二章經是法寶也迦竺來  
儀是僧寶也立寺於洛城西門度人  
開化自近之遠展轉住持終於漢祚  
魏氏一代五主四十五年隆故漸深  
不聞拜毀吳氏江表四主五十九年  
孫權創開佛法感瑞立寺名為建初  
其後孫皓虐政將事除屏諸臣諫之  
乃止召僧而受五戒

蜀中二主四十三年于時軍國謀猷

佛教无聞信毀

晉司馬氏東西立政一十二主一百

五十六年中朝四帝崇信之極不聞  
異議唯東晉成帝咸康六年丞相王  
導太尉庾亮薨後庾冰輔政帝在幼  
冲為帝出詔令僧致拜時尚書令何  
充尚書謝廣等建議不合拜往返三  
議當時遂寢爾後六十二年安帝元  
初中太尉桓玄以震主之威下書令

拜尚書令桓謙中書王謐等抗諫曰  
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為禮  
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內是以外國之  
君莫不降禮如育王等良以道在則貴  
不以為輕重如魏文之載于木尋大法  
東流為日諒久雖風移政易而弘之  
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  
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玄又  
致書廬山遠法師序老子均王侯於  
三大遠俗以方外之儀不殊諸華之  
禮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其事  
由息及安帝返政還崇信奉終於恭帝  
有宋劉氏八君五紀雖孝武太明六  
年贊制拜君尋依先政

齊梁陳氏三代一百一十餘年隆故  
盡一信重逾深

中原魏氏十有餘君一百五十五年  
佛法大行脩見魏收良史唯大武真  
君七年聽讒滅法經於五載感薦而  
崩還興佛法終於靜帝自晉失御中  
原江表稱帝國分十六謂五京口燕三秦  
二趙夏南是也斯諸偽政信法不廢唯赫連勃勃據  
有夏州覽暴無狀以無為樂佩像背

上令僧禮之後為喪死尋為北代所  
吞妻子形刻具如蕭子顯齊書

高齊在難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前  
國無兩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

初武帝信重佛法後納張賓之議  
便受道法將除佛教有安法師著二  
教論以撫之論去九流之教教止其  
身名為外教三乘之教教靜心惑名  
為內教若非教主易謙所攝帝聞之  
存廢理承遂雙除屏不盈五載身歿

政移

隋氏承運二帝三十七年文帝崇信  
載興佛法海內置塔百有餘州皆發  
休瑞具如圖傳煬帝嗣錄改革前朝  
雖令致敬僧竟不屈自大化東漸六  
百餘年三被誅除五令致拜既乘經  
國之典又非休明之政割削之虐彼  
於亂朝抑挫之儀揚於絕代故使事  
理承常尋依舊轍良以三寶為歸成  
之宗五衆居福田之位雖信毀交質  
殃咎推移斯自人有衣隆據道曾无  
興廢所以十餘大聖出賢劫之大期  
壽六万年住釋門之正法況乃十六

尊著作化於三洲九億應供護持於  
四部據斯以述曆數未終焉得情斷  
同符儒典且易之盡及不事王侯禮  
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新出家者  
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位尚有不  
屈之人况弃俗從道而更責同臣妾  
之禮又昊天上帝嶽瀆靈祇君人之  
主莫不榮樂而下拜今僧受佛戒形  
具佛儀天龍八部奉其道而伏其容  
莫不拜伏於僧者也故得宴祐顯微  
祥瑞雜沓聞之前傳豈復同符老子  
均王侯於三大者哉故沙門之宅生  
也財色弗顧榮祿弗縻觀時俗若浮  
雲達形命如陽燄是故號為出家人  
也故出家不存家人之禮出俗无虧  
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  
典者也其流極廣故略述之

今列佛經論明沙門不敬俗者

梵網經下卷云出家法不禮拜國王

父母六親亦不敬事鬼神

涅槃經第六卷云出家人不禮敬在  
家人四分律云佛今諸比丘長幼相  
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

佛本行經第五十三卷云輸頭檀王

與諸眷屬百官次第禮佛已佛言王  
今可禮優波離等諸比丘王聞佛教  
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新出家者  
次第而禮

薩遮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

及大乘法毀訾留難者犯根本罪今依大小乘經不許僧親是率佛教今乃全違

傳教拜疏傳人即不信傳語犯根本罪也又謗无

善惡業報不畏後代自作教人堅住

不捨是名根本重罪大王若犯此罪

不自悔者燒滅善根受无間苦以王

行此不善重業故梵行羅漢諸仙聖

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諸善鬼神不

護其國大臣輔相諍竟相害四方賊

起天王不下龍王隱伏水旱不調死

亡無數時人不知是過而怨諸天訴

諸鬼神是故行法行王為救此苦不

行此過廣如經說更有諸論文多不載

僧道宣等白朝宰群公伏見 詔書

令僧致敬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

測夫以出家之迹列聖齊規真俗之

科百王同軌千木在魏高抗而謁文

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稱小

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乘閑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三 第三級右

放之美但以三寶嚮位用敷歸敬之儀五眾陳誠載感福田之道今削同儒禮則佛非出俗之人下拜君父則僧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廢歸戒絕於人倫儒道是師孔經尊於釋典在昔晉宋脩有前規八座詳議足為龜鏡僧等荷國重寄開放出家奉法行道仰承聖則忽令致拜有累深經俯仰極遑罔知投庇謹列內經及以故事具舉如前用簡朝議請垂詳採敬白

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寮九品以上并州縣官等千有餘人搃坐中臺都堂將議其事時京邑西羽寺沙門道宣大莊嚴寺沙門咸秀大慈恩寺沙門靈會弘福寺沙門舍隱等三百餘人并將經文及以前狀陳其故事以申厥理時司禮太常伯龍西郡王博義謂諸沙門曰 勅令俗官詳議師等可退時群議紛紛不能盡一  
龍西王曰佛法傳通帝代既遠下勅令拜君親又許朝議今衆人立理未可通遵司禮既日職司可先建

儀五眾陳誠載感福田之道今削同儒禮則佛非出俗之人下拜君父則僧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廢歸戒絕於人倫儒道是師孔經尊於釋

議同者署名不同則止時司禮大夫孔志約執筆述狀如後令主事大讀訖遂依位署人將太半在肅機崔餘慶日勅令司別立議未可輒承司禮請散可各隨刑狀送臺時所送議文抑揚駁雜今謹依所司上下區以別之先列不拜之文次陳兼拜之狀後述致拜之議善惡咸錄件之如左焉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合三十二首中臺司禮太常伯龍西王博又大夫孔志約等議狀一首

竊以凡百在位雖存教上之道當其為師尚有不臣之義况佛之垂法事超俗表別是同於設像擁錫異乎皆緣出家非色養之境雖虛空榮名之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亥門革斯儒轍披釋服而尊孔拜虔俗塗而當法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冉三研覈謂永通理又道之為教雖全般膚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以遠操天描大啓皇基義藉尊嚴式符高尚並仍舊貫元點翠章如必改作恐非稽古雖君親崇敬用

軒宸衷道法難虧還畱睿想既奉詢菊之詔敢罄塵嶽之誠懼不愾允追深戰惕謹議

司元太常伯實德玄少常伯張仙壽等議狀一首

肖形二氣嚴父稱莫大之尊資用五材元后標則天之貴至於擎跪曲拳之禮陶化之侶同遵服勤就養之方懷生之倫共紀凡在君父理絕名言而孝釋二門出塵遺俗虛无一旨離有會空瑞見毗耶聞慈悲之偈氣浮函谷開道德之篇處木鴈之間養生在慮四厭色聲之相寂滅為心執禮蹈儀者靡窮其要妙懷忠履孝者未酌其波瀾理存六極之先事出生靈之表故尊其道則異其服重其教則變其禮爰自近古迄乎未革雖沿革轉乘而斯道无墜洎哀經雙樹慟結三號防後進之虧風約儒宗以控法故當輔成舊教豈應裁制新儀誠宜屈哀哀之嚴申方外之旨委尊親之重綻環中之遊愚管斟量尊故為允謹議司戎少常伯護軍鄭欽泰員外郎秦

懷恪等議狀一首

臣聞三災變火六度逾凝二字為經百代攸繩是以白毫著相聞一乘於方劫紫氣浮影混万殊於一致爰有儒津復軌殊軒秀天地陰陽之稟禮君臣父子之穆故知指名責實矩跡端形則教先於闕里齊心力行修來悔往則化漸於連河擇為內防雅有制於魏闢儒為外檢不能括其靈臺別有玄宗素範振蕩風物翹鵬逸鷗促椿遼菌無為無事何得何失然則道佛二教俱為三寶佛以佛法僧為首道以道經師為義豈直攝生有託陶性通資信亦為政是基碑聲濃化而比丘未喻先生多僻持出俗而浮遙以於倣為誇誕處處夫之賤直形骸於方乘忘子育之恩不降屈於三大固君父所宜革乃臣子所知非遂降綸璽是改其弊雖履孝居忠昌言改轍而稽古愛道參酌群情懷響者浮于有餘祀法流東漸六百許年雖

歷喪市朝而事无損益唯瘦水青沙門之拜桓玄議比丘之禮幸有何充進奏慧遠陳書事竟不行道終不墜是以大易經綸三聖盛象不事王侯大禮充仞兩儀儒行不臣天子亦有嚴陵踞謁光武亞夫長揖漢文介胄豈日觸鱗故人不為嬰網惟舊詎先師道法侶何後戎馬上則九天真皇十地菩薩下則南山四皓淮南八公或順風而禮謁或仰氣而遊處一以貫之靡得而屈十室忠信亦豈无其人哉五刑之設閭三木者不拜豈五德之具居三服者拜之罪之不責恭肅德之誠足容垂然則含識之類懷生之流莫不致身以輸忠彼則不臣王者莫不竭力而遵孝彼則不敢其親雖約施三章律輕三尺有一於此

出塵淳割愛於君親奪嗜欲弃情於妻子理方區分於物類不可涯檢於常重生莫重於父母子則不謝施莫厚於天地物則不答君親之恩事絕名象豈稽首拜首可酬万分之一者歟出家之於君父豈日全元輪報一念必以人王為願首四諦則於父母為弘益方祛塵劫永離死生豈與夫屈膝為盡忠色養為純孝而已矣必包之俗境處之儒肆屈其容降其禮則不孝莫過於絕嗣何不制以婚姻不忠莫大於不臣何不令攝臣妾以袈裟為朝服稱貪道而趨拜儀範兩失名稱兼舛深恐一跪之益不加万乘之尊一拜之勞式彰三服之隆則所不可而豈然乎王者无父事三老無兄事五經君人之尊亦有所敬法服之敬不敬其人若屈其數則卑其道數而可卑道則去故矣豈若存敬於已存道於物敬存則已適道在則物尊尊道所以敬於物敬於物所以尊於已也况復形猶身也道若影焉身既如聲道亦如響形動則影隨聲不容去國不為不忠出家不為不孝

揚則響應道崇則身寵身督則道息  
豈可使居身之道屈於道外之身豈  
可使方外之人存於身中之敬又彼  
守一居道不雜塵俗若可拜之是謂  
俗道而可俗俗又參道則一當有二  
而道不專行矣安可以區道俗之常域  
保專一之至誠哉據僧祇律敬袈裟  
如敬佛塔謂袈裟為福田衣衣名銷  
瘦取能銷瘦煩惱鎧名忍辱取能降  
伏魔軍亦喻蓮花不染泥滓亦為諸  
佛之所幢相則袈裟之為義其至矣  
夫若損茲佛塔壞彼幢相將輕忍辱  
更貶福田甚用危疑終迷去取解服  
而拜則越俗非章甫之儀整服而趨  
則縕衣異朝宗之典故禪幽含衛之  
境步屏高門之地理絕朝請事乖榮  
謁豈不謂我崇其道所以彼請其來  
請而卑之復何為者廬山為道德所  
居不在搜簡之例甘棠為聽訟所息  
式致勿翦之恩山與樹之无心且以  
德而存物法與道之有裕豈崇道而  
遺人語曰人能弘道則道亦湏人而  
行也王人雖微位在諸侯之上行道

之革焉復可卑其禮若謂兩為欺詭  
則可一而寢之寢之道則芟蕪之  
之謂是則所奪者多何止降屈而已  
若謂兩為濃助則宜崇之崇之之道  
則尊貴之之謂豈可尊貴其道而使  
其恭敬哉假以金翠為真儀不以金  
翠而增肅假以葛狗而尊像不以葛  
狗而加輕肅敬終寄於道輕重不係  
於物物之不能遷道亦猶道之恒隨  
於物矣沙門橫眼於已資法服而為  
貴莫不敬其法服而豈係於人乎不  
拜之典義高經律法付國王事資持  
護法為常也常行不易一隅可革千  
門或爽通有護法之資塞有墜法之  
慮與其墜之曷若護之何必屈折於  
僧容盤辟於法服使万國歸依者居  
蒂芥於其間哉語曰因人所利而利  
之則利之之術亦可因其精詣而為  
利矣洎乎日光上照皇運攸宗海接  
天潢枝連寶構藉无上之道開无疆  
之業別氏他族敬猶崇從性神基靈汎  
道豈為今此為甚不可一也月氏東  
國寶祚斯俟定水玄波法雲彩潤高

解脫之慶演常住之福王前帝昔尚  
或攸遵主聖臣忠胡寧此變臣愚千  
慮万不一得儻緣斯創造无益將來  
首群生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鵠不  
忠之罪此為甚不可二也臣所以汲  
及其事區區其誠搔首捫心嘵肝瀝  
膽伏願聖朝重興至教恒春奈苑  
永轉法輪心歡歎其人百祚遠光於  
帝萬則雖死猶生朝夕可矣竊惟  
詔言徵婉義難適莫天情盡一則可  
使由之叡想傍求則誰不竭慮臣  
以庸昧何足寓言以兩教為元則崇  
於聖運聖而崇之則非元矣以兩  
教為有則筆削明時時而削之恐  
非有矣斯所以歧路徘徊兩端交戰  
道宜存跡理未懃心管豈窺天桂焉  
測海理絕庶幾之外事超智識之表  
自懷鉉闇筆扣寂銷聲而欲鳥處程  
言竽中竊吹將謂聽而齊俗與瞽視  
而均交雖有鑿於心靈終不詣於間  
見也直以八風迥窮万籟咸貢其音  
兩曜昇暉千形不著其影益焉企景

是庶轉規就日心葵輸消驛露而覲

顏漿夏復薄冰春兢惕已甚誠畏交

集謹議

司刑太常伯城陽縣開國侯劉祥道等議狀一首

竊以朝廷之敘肅敬為先生育之恩色養為重擇孝二教今悉反之挽禮於帝王受敬於父母而優容自昔迄乎今代源其深致蓋有以然諒由則最與異於冠冕袈裟無取於章服出家之人敬法捨俗豈拘朝廷之禮至於玄教清虛道風遐曠高尚其事不屈王侯帝王有所不臣蓋此之謂國家既存其道所以不屈其身望准前章無違舊貫謹議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三 議不拜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三 墓主張右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四

古

弘福寺沙門釋彥悰著錄

右衛長史崔修業等議狀一首  
左驍衛長史王玄策騎曹蕭灌等議狀一首  
右武衛長史孝昌縣公徐慶等議狀一首

聖朝議不拜篇第二下

右威衛將軍李晦等議狀一首  
左戎衛大將軍懷寧縣公杜君綽等議狀一首

內詩監給事王泉博士胡玄亮等議狀一首

奉常寺丞劉良道主簿郝處傑等議狀一首

詳刑寺承王千石張道遜等議狀一首

司稼寺卿梁孝仁太常署令趙行本等議狀一首

外府寺卿韋思齊王等費舉等議狀一首

繕工監大監劉審禮監作上官交厥等議狀一首

司成館大司成令孤德棻等議狀一首

右春坊主事謝壽等議狀一首

馭僕寺大夫王思泰丞牛玄璋等議狀一首

萬年縣令源誠心等議狀一首

長安縣承王方則崔道默等議狀一首

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文學陳至德等議狀一首

周王府長史源直心參軍元思敬等議狀一首

左衛大將軍張正師等議狀一首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四 墓主張右

中御府少監高藥尚等議狀一首  
法本冲寂非有名言至道希夷故无聲教三千大千之境小智未能揆其原恍兮惚兮之中巨賢元以究其理但擇老二氏挺大聖之姿慧光塵外超然物表短三衣之拂石促四海之傾毛談寂滅之宗說有无之教門關方便演十二之因緣導誘多途述五千之廣說教順則逍遙六度忽急則告海長流故去騷騷而就來門擇素衣而紐繙服莫登彼岸出此受津父母貴其容王侯重其戒此即君親道闡去俗絕塵三百之禮不拘五侯之位无羨未可敦茲俗訓勵以風儀拜首私庭稽頤公室請循舊貫於愚為允謹議

內侍監給事王泉博士胡玄亮等議

狀一首

竊以耆山闡化泛幽津而鼓懶碧落垂訓趣真境而揚言德摠四天挺教殊平俗檢義均一指資敬異乎常倫故致禮堅林至理與恒情別統屈身河上玄功共即事已乖是知繙服黃

濟門不拜俗事卷第四第三張右

冠非闕庭之飾禪林洞府坐臣子之榮至於功深利益道備弘誘列三乘之言則理極四生示五千之文則言包万象執慧力而割煩惱弃有欲而習无為存歿仰其舟航動植資其舍養性相非研機所盡希夷豈探蹟所窮况乃轉法輪以翼帝功則功濟塵劫浮真氣而基聖道則道冠混元蕩乎大乎固无得而稱矣今欲將同名教令依俗禮綸言既降誰不曰宜竊

恐高尚之風因斯遂往玄妙之理流宕忘歸伏惟陛下受敬隆於百王德教敷於四海凝神體物弘道萬心何必約此二門混同真俗之路限茲兩教亂彼默語之途戒律既異於恒科跪拜豈通於常禮因循之跡請依恒軌謹議

陛下恢弘正道闡闢妙門興彼法徒膺茲冥枯然而教非域中之政形乃方外之儀衣異國容身無首飾何以參揖紳於下拜廁筭縱而長跪愚謂紹法象賢可以朝不屈節毀形自絕可以家無隆禮且同崇許之流有益勸華之盛付喝之託因循為善既奉明勑敢陳正議謹議詳刑寺丞王子石司直張道遜等議

狀一首

竊惟君臣契重忠孝之義本隆父子恩深愛敬之情攸切存日用之理荷生成之大受其蔭者豈有忘其德殫其患者寧有闕其禮斯固在三隆訓畫一垂範乃理叶神衷義符聖詔然而域內之法與老釋殊制方外之軌共堯孔異轍筌蹄不能喻性相兩亡小大所不拘天地齊一不以色養為孝不以棄親為疑神道經久此而莫上尋其要旨亦有助化故詭服无點弊章毀形不傷教義超凡出塵之表分然不羈之賓冲而无替疑念固湛雖因果難丁至理窅冥若存若

濟門不拜俗事卷第四第三張右

濟門不拜俗事卷第五張右

士因循自昔往者擇遠著論晉庾息  
談興其慢也寧崇其敬今若尊其道  
而毀其法要其福而屈其身是使鳴  
錫趨劍珮之容捧鍾端簪笏之禮綯  
素並列設施雙行斯則袈裟恆金翅  
之威鉢盂慙呪龍之術其為教也安  
所施乎遂等預奉芻蕘言非可擇轉  
申愚管伏深戰懼謹議

司稼寺卿梁孝仁等議狀一首  
佛道之興其來尚矣自白光東照紫  
氣西浮莫不遵彼五千崇茲二教无  
為寂滅同樹勝因而僧尼道士女官  
超承訓典其為教也裨濟實多歷覽  
前修非无去取所以同遵不拜良或  
可觀至如道之為宗皇基由漸尊  
嚴之切有異恒倫豈可改作別儀俯  
隨常俗因循不拜理謂為允謹議

一首

竊以臣子跪拜固是常規要在禮經兼  
有權制母拜其子以禮成人不臣其  
君以尊道德况方外之教為善不同道  
有凌虛佛无生滅修心練行因果是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四 茶張右

徒元由顯道賴有崇謹道雖常存不  
棄之儀以彰深謹尊道之本取益為  
宗今據經文云拜非利人益因實所  
宜言非益之文何容敢進循法仍舊  
無間尋章體妙窮深非下能及幸雪  
萬議敢竭愚誠懼不合宜追深戰灼  
謹議

繕工監大監劉審禮監作上官突厥  
等議狀一首

僧尼

繕工監大監劉審禮監作上官突厥  
等議狀一首

僧尼

一竊見王者尊敬神祇神祇之類尊  
佛弟子是以明其遠故尊其所尊  
抑從拜禮愚謂未可  
一比見官人承詔不拜王師非是

師賤下人乃以敬其王教出家僧衆  
染衣除髮異俗標形承佛綸言為  
國崇福君父致敬不禮其身僧為  
法衣不拜君父

一竊見神象所立因人作形已作

成人還返敬豈以因人所立則不致  
尊若不致尊立之何用佛以遺教  
付囑國王王之所立王還尊敬如  
王不敬立之何益

道士女道士

竊見承先代之後者立居百王之上  
道士等身披孝君之法服口傳孝君  
之法言同俗致拜恐乖其禮謹議

司成館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狀一首

竊以釋老二教慈敬弘深有國因循  
遂開崇尚既久其法湏從其道竊謂  
拜伏理恐未通何者削髮異冠帶之  
儀持鉢豈俎豆之禮申恩方祈定慧  
無勞拜跪嚴親報德有翼真如何必  
屈要背慈后山林既往非復廊廟之賓  
朝野裁殊理宜高尚其事今使責以  
名教有虧其百臣等愚暗請從不拜  
為宜謹議

司成館守宣業范義頤等議狀一首  
臣聞至道冲虛般若玄寂在人則人  
尊在處則處貴故河上仙老降劉后  
之高鷄岫名僧屈輪王之重是知斯  
風久扇千載同遵謹案梵網等經出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四 茶張右

◇ 高麗大藏經 ◇

家人法不向國王父母礼拜至如傳  
儒業者尚與君王分庭抗礼孫為祖  
戶嫡胤冠祚父母猶拜其子為傳重  
也當今聖主法唐虞之揖讓任革許  
之不臣超漢帝之寬仁縱四皓於方  
外豈況受付弘宣闡揚玄教既許出  
家理宜闡俗忽遣朝拜誠所驚疑用  
人廢法愚謂未可且禮云介者不拜  
為其失容節也去俗之人身被忍鎧  
今同俗跪翻貶朝儀忝職上庠謀參  
賢館沐恩既重敢罄謾聞謹議

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等議狀一首

竊以孝氏玄奧發揮衆妙之門釋教  
疑寂肅灌出塵之境自夫金容東度  
真氣西遊抱道希風綿區決域聖  
朝撫運茲道彌隆仁祠法宇廣充都  
邑寶幢全刹彩絢路衢凡此憑奉庶  
為資益兼存其教竊謂可通謹議

右衛長史崔修業等議狀一首

李擇二教旨趣幽深理絕名言功超  
意表道以清淨為主佛以極物為宗  
然舍生者以為津梁有形者將為波  
岸故河上屈文帝之貴驚嶺感明星

之專自益以降其道漸廣止如柱下  
妙理迦儻神蹤仰其道者莫識於指  
歸施其波者无詳於紋始方審駕鵠  
遊五嶺分形遍三千直是託迹應身  
方便誘接但憑其化者俱希輕舉之  
功資其業者亦救濟於塵劫是故黃  
冠既變繙服纔露人主不屈而臣父  
母不子而畜此乃尊於佛道非是鬱  
於禮儀拜揖者何損於身但恐虧於  
聖教必也形神雙遣拜揖兩忘均然  
同彼天真無煩貌屈既未窮於性相  
便是若存若亡理湏成此謬因遂其  
高尚况今聖上欽明孝臨天下尤  
遵二教資助福田所以道士道人許  
其不拜且遣拜甚易不拜甚難足使襄  
野幼童不獨善於軒帝河上老叟无  
專美於漢皇千慮一得不拜為允謹議

右驍衛長史王玄策騎曹肅灌等議  
狀一首

自佛教之興始於天竺臣經三使頗  
有見聞臣聞輪頭檀王是佛之父摩  
訶摩耶是佛之母僧優婆塞者本王  
家僕隸王親過禮教同於佛臣又見

彼國僧尼法不拜諸天神祠亦不拜  
君王父母君王父母皆禮僧尼及諸  
道衆臣經難彼僧日此之僕隸始落  
段披繻殊无所識即令君父致敵大  
不近人情僧對日雖初剃髮形已同  
佛復能震動魔宮雖曰无知豈不如  
涅槃木涅槃木一立為主像縱博通責勝  
一臣又親難彼僧曰維摩經比丘亦禮  
維摩詰足法華經僧行普敬此二經  
文拜俗明矣何因比丘得不拜尊者  
僧曰佛制律經乃是僧尼常軌其維  
摩經比丘荷法囊行曲禮法花經大  
士一時別行何得以權時別行亂茲  
恒典臣深然之臣聞妻死鼓盆環屍  
而歌此亦一時別行豈得預於喪服  
之制

臣於天竺經禮天像彼王乃笑而  
問曰使等並是優婆塞法不禮天臣  
問所由答曰此優婆塞法不禮天昔  
迦陵色迦王受佛五戒亦禮天像像  
皆倒地後三日天祠事天者恐王至  
禮天像倒遂將佛像密置天頂王三

禮不倒王恠令檢於天冠內得一佛  
像王甚大喜歎佛神德嘉其智慧大  
賞封邑至今見在又云有外道受佛  
五戒但供養天祠而不頂禮王責不  
禮之罪白王曰小子豈敢辭禮禮恐  
損天王曰天損不聞你事彼即禮拜  
天像遂碎五戒優婆塞尚不得禮天  
況具戒僧尼而今拜俗

臣玄榮言臣聞百王布軌但禮制於  
寰中大覺垂教乃津梁於域外莫不  
資真人以易俗賴高僧而祐風遂得  
誅四海之波濤脫三界之塵累故漢  
帝不屈於河上輪王遍禮於沙弥此  
則道俗殊塗豈得内外同貫教許黃  
冠之輩遊一道於寰中緇衣之徒駕  
五乘於方外固循既久助化益深草  
偃風行其來尚矣臣聞聖人無常師  
以主善者為師聖人无常心以百姓  
心為心地憲裏昔敬信歸依今議令  
拜君父寔乖主善百姓之心况袈裟  
異華俗之服疑削非章甫之儀崇之  
則福生卑之則罪積共知拜君无益  
於國準父不利於親臣如寢默不言

宜得為忠為孝臣望隨舊軌請不改  
張同 太宗文皇帝故事依前不拜

右武衛長史孝昌縣公徐慶等議狀  
一首

竊以二經之重義極君親而行之先  
寔資敬愛而黃冠緇服咸均亭育之  
恩謁帝奉親類虧臣子之敬本乎  
教義頗索彝倫解而更張抑為通允  
然則道樞邃蹟出乎名言之外慧輪  
廣運超乎心行之表經行之信庶自  
馬而桓樞繕性之流佇青牛而誓契  
雖迹羈有待而利涉天涯誠宜重其禮  
道而崇其教尊其人而異其禮是以  
河上真人親紓漢后之蹕廬山急遠  
竟絕晉臣之議況復出處殊致顯昧  
異塗羽帶田衣既匪朝宗之服乘輶  
負局寧同就善之方致敬之儀未甚  
盡善若以道雖可尚而處非其人則  
宜峻彼堤防甄其律行不可以人臣  
道誠可以道勵人臣以皇家發慶破  
自猶龍之德宸居醴寂每崇靈就  
之風不革前規弥光草祖之義儻遺

舊制便曠師臣之禮天漢下覃俯令詳議竊懷管見輒肆葛詞用捨之宜  
非敢取衷謹議  
右威衛將軍李晦等讓狀一首  
原夫指樹摘祥警龍德於皇胄踏花  
標瑞挽輪寶於宸儀創迹毗城包  
紫宙而開宇疏基勵壤貫青曠而闡  
耀故能抑揚庶類控引群靈十地開  
安趨紺殿而希果九天凝瓊佩玄珠  
而問津由是著美皇猷馳芬帝載  
繙服齊裾於上華黃冠接武於中州  
宴坐經行道不參於廊廟登壇執簡  
述未齒於朝宗今欲約以儒門率於  
王制儀背纓冠法符替笏便是貴其  
道而賤其人申其教而屈其禮禮隨  
教顯人由道尊固可以道廢人不應  
以禮廢教誠宜疇咨故實軌範舊章  
俾夫高尚之風昭明易象隨時之義  
允洽吐心但燭燎瑩翻豈增華於日  
月塵霏露委希締美於山河冒進  
苟言輕陳興頌詞踈理譬汗驚神悚  
謹議

道而賤其人申其教而屈其禮禮隨  
教顯人由道尊固可以道廢人不應  
以禮虧教誠宜疇咨故實軌範舊章  
俾夫高尚之風昭明易象隨時之義  
允洽吐心但燭燁螢翻豈增華於日  
月塵霏露委希締美於山河冒進  
苟言輕陳興頌詞踈理嘵汗驚神悚

卷之三

## 議狀一首

竊以至道冲虛釋教凝寂津梁庶品  
道引群生銷鄙行於未萌發慈心於  
已悟然而後身濟物雖假於名言勸  
善懲非无資於賞罰信乃善開方便  
冥助政道伏惟皇帝陛下德合乾坤  
恩霑動植含靈稟氣俱荷曲成僧尼之屬誠宜拜跪但不拜君父者  
在經文臣以為道或可存則言不可  
廢且君父尊極事絕擬倫在於臣子  
敬非緣拜既殊道俗无嫌傲誕以臣  
愚見不拜為宜謹議

左金吾衛將軍上柱國開國侯權善才等議狀一首

竊以釋道二門津流自遠求諸典實

崇敬斯弘至若皇繫所宗寔光華  
於方祀漢室惟盛亦紛郁於千載且  
君親在三儒有不臣之禮玄寂居二  
制無揖拜之儀義不師古請循惟舊  
謹議

右奉宸將軍辛弘亮等議狀一首  
釋老二門教周四海源流自久弘益  
已深敢申愚見仍舊為允謹議

## 右秦坊主事謝壽等議狀一首

一勒云吾親之義在三之訓為重更  
敬之道凡百之行收先者此實先王  
之要道也今請申其理寧可被可外  
教內教之別人有在家出家之異在  
家則依乎外教服先王之法照順先

王之法言上有敬親事君之禮下有  
妻子官榮之應此則恭孝之躡理叶  
儒津出家則依乎內教服諸佛之法

履行諸佛之法行上捨君親愛敬之  
重下割妻子官榮之應以禮誦之善

自資父母行道之福以報國恩既許  
不以毀形易服為過豈宜責以敬親

事君之禮異乎孔堯之教所以理絕  
常境不抑其拜禮無損於國也

一勒云宋朝豐草此風少選還依舊  
貫者自佛法東流六百余載帝代相

次向有百王莫不敬崇佛法樹福僧  
田者故以潔衣剃髮同諸佛之容儀

割觀禪榮異眾人之受應天龍敬重  
號為福曰故佛告憍慢弥真供養我  
當供養僧此則大聖誠言理不可弃  
如其佛語可卒請捨除廢宜容存之

## 欲求其福厚之而責其拜禮也伏惟

太宗文皇帝聖智則无所不達神威則无所不伏于時僧衆豈不易

令跪拜故以佛法可敬長其容善又

私好異亂常之迹故不為也但願近  
依先朝聖化之道遠弃晉宋邊鄙

之法則萬古不恤道俗心安矣

一勒云朕稟天經以揚孝資地義而  
宣禮者比見普天之下俱行孝道親

在則盡心色養親歿則追思遺逝者  
皆慕陛下至孝之道也今忽改棄

先朝正淳之軌遠慕晉宋矯異之  
風今僧等雖復暗昧竊為陛下不  
取也伏願追思先述還依貞觀之法

此則至孝之道不化而自行矣

一勒云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之  
由諒歸斯矣者竊尋付囑之意忍不

如此何者佛以像法末年淳心漸薄  
邪見增長正法衰替四部之衆无力  
弘宣是以付囑國王令王擁護如其  
王者不護法當衰沒自壞豈勞付囑  
令王毀壞今僧徒雖復凡鄙而容儀  
似佛使之跪拜還如佛拜一至於此

則存之无益且夫去好異順大同者君子之道也故先朝云以人從欲亂於大道君子所恥此風未遠伏願依行人或問曰經中既說新學比丘禮維摩詰足不輕善薩亦致教於慢衆況今聖主示為白衣神德則不謝於維摩立行則不同於慢衆今使僧拜正合其宜更有何辭敢不從順答不可以一人別行而亂於大教若以比丘頂禮於居士則令五衆設拜於君親俗人有居母喪而不哀豈使天下喪親而不哭至如莊周對婦屍而歌樂知存殘如四時孟孫居母喪而不感達死生乎一貫此皆體道勝軌何不令天下俱行若以體道之情不可施於國法者彼亦證理之行豈得施於大化之議風也

夫議者蓋欲取其大理以成畫一之法三教之法即國王法其法既成終天不易若不行用則須除廢若行用之必須述其教跡昔聞帝王禮佛未見佛禮帝王所以帝王敬法服者以先聖國王受佛付囑歷代遵承佛教

故也父母敬其袈裟不可屈其佛衣招父母之過自古帝王度人出家去其頭髮與其佛衣不拘常俗令作導師敷演法教而作福田若令其禮拜則屈其尊服付囑之義安在今欲改變忍昧理之流心有疑惑因生其過辭由故注金龕木像以其圖寫佛容若不觀相欽承涅木一何可貴涅木尚假佛儀僧尼還託法服无假無託疊伐誰代如恩所見望請循舊不拜為定謹議

馭僕寺大夫王思泰承牛玄璋等議狀一首

竊以瀨鄉垂範實東國之至人祇因演法乃西方之上聖皆能割慈忍愛絕塵離俗禮者忠信之薄起道德而上馳色為真相之空遺形骸而幽蹟故前王待之方外後帝許以不臣習見生常其來自久頃為改創恐乖聽

山之風行替變道從儒未見其可因循勿改竊用為宜謹議  
萬年縣令源誠心等議狀一首  
竊以孝擇之教雖曰冲玄君父之尊終資嚴敬況所行化不出稟中義屬在三湏遵孔禮但為踐落不可加冠法衣不可加帶元寇無帶拜伏失儀如愚管窺依舊為允謹議  
長安縣尉崔道默等議狀一首  
竊惟在三之禮同極於君親不二之門獨遺於賓事豈不以真俗兩隔孔釋雙分臨之寵辱既不驚受之踐膺則已毀玄冕與緇裳詭飾振錫與鏘金殊義足使弱喪知歸行迷識反今若降其塵外之迹嬰其俗中之事一乘素典三歸施法尚其道而躋其儀挹其流而汨其本義非稽古宋不足徵求之愚衷有所未慨且道之為道玄之又玄衆妙所歸惑  
聖辭屬入闋之業可大而不可小居河之訓可尊而不可卑隆經睿想方弘損益冒進勗詞伏增戰汗謹議方弘損益冒進勗詞伏增戰汗謹議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文學陳至德

等議狀一首

臣聞三教同歸漸頃雖別俱為助化  
咸稱勸善宣尼作訓不拘方外之流  
大師垂範全舍寰中之累虛室生白  
一粒餘資並駕康衢唯道是務自玄  
風載偃法雲收族黃冠綯服心跡不  
俱 皇上懲其忘反式令僉議但絕  
亂髡頂形之重也擎跪拜伏禮之末  
也今若捨其重而捨其末申其道而  
屈其人恐習俗生常頃改非易伏望  
嚴告有司詳加誘進如更因心靡厝  
方可寘之刑禮輕陳芻管伏深戰懼  
謹議

周王府長史源直心參軍尤思敬等  
議狀一首

釋言希微理暢有形之表玄宗同象  
義軼无名之外括三才而體要包萬  
類而窮神真氣麗闢佇猶龍之西舉  
法雲彩野馴巨象之東歸玉洞仙經  
冲玄羽化金容懿範演聖龍宮至道  
難名神功不揣爰自周漢咸著丹青  
千古崇釋典者百王剪跋綯裳忽輕

肥之美變冠黃服義碧妙之華莫不

志越寰中心遊方外去持護之節既

戒律之儀葩禮樂之規遊虛白之室

是以如來秘說絕故君親綿古洎今

無朽茲教教如可廢法亦可刊教捨

法存法將安措旦甲士不拜豈伍卒

之自尊天顏咫尺非一介之六貞並

以銜威稟命所以禮弃謙恭况乎延

思煙霞解塵俗於羈網警情法界釋

怨會於樊籠而使降出俗之容展入

家之禮寧古忍乖通理論今懶奚舉

章議建芻微教申管見瞻對蹠謬悚

懼交懷謹議

危然自重道遠者此其人也歟仲尼

云爾而不疾危而不持則將何用彼

相矣若此真可謂至覺元首良哉朕

得事要然極細經典疇咨故實往例

法鋒領詞韻齊腴則司戎之稱鴻臚

藻矣若標以顯議約以正詞其文辭

索其事明覈則左驍衛舉其經領矣

將來達鑒斯焉取斯

贊曰正法既隱象季斯微不有明

諸芝曰誰暉獻可替否飛英革實洋

諸昔賢驗乎茲日卓卓英秀是振隕

經睿睿宣公圮運斯匡衆議詵詵宏

謨誇諤蘭菊殊美無桐間作秦君鴻

筆王生顯議文質舛途忠貞齊懿惟

茲盛德謀无不咸一時風素千載  
流芳

集沐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五

右

弘福寺沙門釋彥悰募錄

聖朝議拜篇第三上

議拜者明沙門應致拜也昔皇覽御  
富尚開信毀之源豈惟像末不流弘  
約之議頃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有  
穢玄猷頗聞朝聽致使拘文之士廢  
道從人較而言之未日通方之巨唱  
也余所以孝諸故實隨而彈焉庶崇  
佛君子或能詳覽

議兼拜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錄事  
沈玄明等議狀一首

右清道衛長史李洽等議  
狀一首

長安縣令張松壽等議狀

一首

中臺司列少常伯楊思玄

司績大夫楊守拙等議狀

一首

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

狀一首

蘭臺秘閣局郎中李淳風

等議狀一首

太常寺博士呂才等議狀

一首

左奉坊中護賀蘭敏之贊

善協令節等議狀一首

右奉坊中護郝處俊贊善

楊思正等議狀一首

司更寺丞韓處玄等議狀

一首

詳刑寺少卿元大士等議

狀一首

同文寺丞謝祐等議狀一首

一首

內府監丞柳元貞等議狀

一首

司津監李仁方等議狀一首

一首

右武備兵曹參軍趙崇素

等議狀一首

右戎衛長史李義範等議

狀一首

右金吾衛將軍薛孤昊仁

長史劉文琮等議狀一首

古監門衛中郎將熊玄逸

等議狀一首

端尹府端尹李寬等議狀

一首

左奉坊中護賀蘭敏之贊

善協令節等議狀一首

右奉坊中護郝處俊贊善

楊思正等議狀一首

司更寺丞張約等議狀一首

左典戎衛倉曹王九思等議

狀一首

右典戎衛將軍斛斯敬則

等議狀一首

左司標衛長史馬大師等

議狀一首

右司標衛長史崔崇業等

議狀一首

左清道衛長史蔣直甫等

議狀一首

右崇被衛長史寶尚義等議

狀一首

右崇裕衛長史丘神靜等

議狀一首

右奉裕衛率羣懷敬等議狀

一首

雍州司功劉仁敬等議狀

一首

議沙門兼拜狀合三首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錄事沈玄明等

議狀一首

沉化涅槃之蘊東流彎羽驟霞影玉

京而凝衆妙津慈照寂惑金闕而融

至道義冠空有理洞希夷祛濟塵蒙

熏滌因累神道禪教茲焉有徵坦躅

業已遵從流弊義資懲革

流弊造詣拜俗謂之懲革

草即事不可其如理何

位峻尊卑之象百行之本四始旌固

極之談本立然後道生教形於焉禮

穆寔王化之始乃天地之經佛以法

為師帝以天為則域中有四大王者

居一焉王道既其齊衡天法固乃同

貫身為法器法惟道本黃冠慕道細

帝天為城中之大教存而令用折不羈還類

編人此乃法水重而不流何女成之妙契耶

且未戒錄纔高猶盡瀉於膜拜況乎貴賤

縣巡頤道恭於屈膝亞日王證士沙門所

賓房者良以宗政既門財文財序深才必

有兩制矣先降在故或可為道錄矣

以山林獨往物我兼忘復親疎齊寵

厚惠我不為是損已詎稱非自當泯若

無情湛然恒寂安假仰迦維而頽賴

親天尊而雅拜塵容不異俗致敬未

乖真數某願至大而丁數未希益不畏

此乃指南而且仰陽緒訓於和光不輕演

教於常禮妙叶譁尊之德遠符曄照

之規每日仰陽笑日西問身名社史易官制王朝

之一職吉道乃萬古一來詳成君規則其

宜夫至善不輕之禮曰祭乃禮理以行之理則尤簡

於心說道聲而得禮斯可勿其事無不列禮六節

微過兩殊而得禮斯可勿其事無不列禮六節

无宜一書矣又三極之中師居其末猶

敬故本何疑哉

以教義不殊故耳非是幼年

未而之何孟浪之甚也若以袈裟異乎龍黼穀中

殊於故而弁服既戎矣拜何必華各

猶其本無美卉式其有素履貞愍

心行多違以此不拜義難通允

出塵之軌彌隆苦節摶壇入道之心

述勸云風斯遠國章惟緝庶可以詳

示景則靜一訛弊

彈日以奉宗馬為制子

可我自我作故奚詛之拘夫鐘非常之

理必藉非常之照天鑒女覽體上審

微探象外之遺宗極寰中之幽致雖

則擊駿常聽抑亦終冥大道謹議

右清道衛長史李洽等議狀一首

竊以道教冲虛釋門弘寂至於照仁

濟物崇義爲心乃捲儒風理將無異

彈日攝使所明不除裳據宗所辟為出見開故

以東陽三三日佛法淨非僅里者可知今子不

真何名至若宿德耄毛齒歲律無虧插林

遊谷高尚其事苦斯矯輩可致尊崇

其有弱慮蒙求薰修靡譽背貞混俗

心行多違以此不拜義難通允

彈日沙門

者何也謂品法象智慧皆化儀與指神之師教

殊爾而之風求玄故所以直取執河分其偏執

俗故由故後擅

守古節以尊卑但在家在國事若事親不

拜之儀何可以訓

彈日法藏奉君親者元宜

追退不捨去取自奉請即如此則進德修業

天屬以得為望請勒拜垂憲於後謹議

計以未之四

長安縣令張松壽議狀一首

竊惟佛道二門虛寂一致縱不能練

心方外擴影人間猶須迹與俗分事與

時隔然今出家之輩多離塵伍外以

不出自高內以私謁為務徒有入消

之名竟无離俗之實

釋曰不臣皆未法而

可復其科憲怒彼不逞之流寧而欲俱焚王石耶

地禮兼臣子孝敬所宗義深家國不

有制度何以經綸望請僧尼道士女

官等道為時湏事因法會者雖在君

后聽依舊式捨此以往並請令拜若

歸觀父母子道宜申如在觀寺任遵

擇典

釋曰夫僧尼合拜則不宜不詳不合且簡特

始終無二據事遂制略超此乃首鼠兩

端苟要時舉未日志墮家因故奉忠貞

庶其以卑

屈為恥稍屏浮竟以道德自尊漸弘

教法輒進愚管伏增慙戰謹議

沙門致拜狀合二十九首

中臺司列少常伯楊思玄司續大夫

揚守拙等議狀一首

竊以佛道二教本尚虛玄演方便於

三乘契忘言於一指唯寂唯冥何寂

冥之不包非有非无何有無之不鑒

今之法侶寔繁有徒久揖拜跪之儀

釋曰諸問何處

自處高上之地約有為

令解而言指耶

致敬

所未通

釋曰推之人情

設推之人情情涉縱誕求之至理理

於君親庶垂範於來榮謹議

沙門不詳俗事卷第五

詩文

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狀一首

竊以寂滅垂軌猶引孝敬之儀无為

闡化終叶虔恭之禮雖追超可道道尚

繫於三尊法空諸佛法俗也於四大況

皇猷遠暢行地義以宣風聖澤遐

霑浃天經而灑潤王德所被理不隔

違方之士空迷相物之心淪俗之徒

尚要自我之累

釋曰今諸僧寧裝不聖廟以津梁品束而言道方各俗莫識九重之貴

者豈不傷皇家之福

不知得一之尊絕忠孝於君親弃敬

愛於母后求諸至理竊謂下通復拜

君親未乘舊典謹議

蘭臺祕閣局郎中李淳風議狀一首

竊以三辟之重要君者元上

釋曰少門及恩入道

非日五刑之極非孝者無親

釋曰親故出妻家非為孝

是日君是以恃德恃禮為大亂之本源

釋曰增等每復禮唯教唯忠乃經邦之正軌

非律禮也

釋曰僧等雖形調奉親而內懷其私也

是以至心成其思也

至於孝教也律亦當主而心成其思也

是以恃德恃禮為大亂之本源

釋曰增等每復禮唯教唯忠乃經邦之正軌

非律禮也

釋曰僧等雖形調奉親而內懷其私也

是以至心成其思也

至於孝教也律亦當主而心成其思也

是以恃德恃禮為大亂之本源

釋曰增等每復禮唯教唯忠乃經邦之正軌

非律禮也

釋曰僧等雖形調奉親而內懷其私也

僧互恭拜君親於道佛無虧

釋曰口皆云指戶存

復從國王正法大革前弊深

清規行於道復從國王正法所以不令僧教俗

廢洗訛

釋曰以曉法先詣昇用達校為使其永

識隨順之方更知天性之重謹議

奉常寺博士呂才等議狀一首

一謹案老子道德經玄域中四大王

居一焉又案仁王般若經去地前三賢

菩薩位當四天下主內經又云假令

比丘得須陀洹果經八万劫始見於

地前今今道士女官拜敬域中之大

僧之及臣拜敬地前菩薩此乃不乖

本教正合其宜

釋曰佛詔所以不令僧教俗者

菩薩為四天下主而麁陋有妻子相不捨家住厚信如

然佛教則无戒說故溫暖詔云諸出家人後諸白衣

諸受未聞不應禮耶持此則殊

乎本發何謂正合其宜耶

釋曰仁王般若經出家法不拜國王則王

尚不許拜自下卦而可知

一又案道經云道士一人

得道乃追榮七葉父母此則立身成

道貴於追顯前榮今時未得道者見

生父母理合拜敬又案內經云西方

之名竟无離俗之實

釋曰不臣皆未法而

可復其科憲怒彼不逞之流寧而欲俱焚王石耶

至若君親之

禮兼臣子孝敬所宗義深家國不

有制度何以經綸望請僧尼道士女

官等道為時湏事因法會者雖在君

后聽依舊式捨此以往並請令拜若

歸觀父母子道宜申如在觀寺任遵

擇典

釋曰夫僧尼合拜則不宜不詳不合且簡特

始終無二據事遂制略超此乃首鼠兩

端苟要時舉未日志墮家因故奉忠貞

庶其以卑

屈為恥稍屏浮竟以道德自尊漸弘

教法輒進愚管伏增慙戰謹議

沙門致拜狀合二十九首

中臺司列少常伯楊思玄司續大夫

揚守拙等議狀一首

竊以佛道二教本尚虛玄演方便於

三乘契忘言於一指唯寂唯冥何寂

冥之不包非有非无何有無之不鑒

今之法侶寔繁有徒久揖拜跪之儀

釋曰諸問何處

自處高上之地約有為

令解而言指耶

致敬

所未通

釋曰推之人情

設推之人情情涉縱誕求之至理理

於君親庶垂範於來榮謹議

沙門不詳俗事卷第五

詩文

然經宿不見即湏跪問孝之儀也不

拜父母何成孝養今令僧尼道士女

官拜敬父母亦是不違本教

釋曰如經

印六生西

方者說通道俗言孝養父母者此明虛俗懸隔修行兩殊安得混於二因復言釋信曰奉旨  
罵宜寧唯施九摺名後代亦至也故三不律言若  
諸門士在二處折舊者親於身便利不淨誠使一切猶不厭報而遇若教父母誠三實四淨誠愛持五戒行十善道於一念須即為以報父母之恩  
何以故荷物等事是人中善不能令彼生天誣者若  
教父母織婦實因愚受苦持戒由此因深即勝還空  
又四分律之佛說比丘不執教一切白衣父母雖無  
日召尊終同白衣之別佛教不令札拜若拜於觀  
有致敗之客死於無量重罪不享之極寧惑是乎

謹案周禮有九拜之儀一曰稽首

注云首至地也又案尚書言於禹益

等拜皆言稽首此為拜君之敬通於

古今也然今之僧尼禮拜正當稽首

之法是以維摩經云導衆以寂故稽首

首先今若令臣作婦女跪拜但為表

服不稱恐棄於常情聖人無心以百

姓心為心俗行已久不求改變今令

臣等拜敬望請許其稽首此則不乖

古今之儀順於與人之頌釋曰夫帝顥士亦顥之皆基

驟之乘亦驟之類今臣等所榮是一入道不殊何獨

惟當常情既也不求改變稽首未是

詔旨願聽人之所

謹議

司宰寺丞豆盧暕等議狀一首

理歸指挹豈自矜尚然後為高貴

謂中若乃君臣父子之儀尊卑貴賤之

序與夫佛教分路同趨但緇服黃冠

未通正法真言淨戒莫能堅受唯憑

衣鉢以自尊崇釋曰如經

又言曰於佛塔塔主應法之

柱史之選風幡釋沙門絳聲聞之絕

典釋曰佛戒所明人有二種一聲聞二菩薩等

謂能光定資應陀羅尼為乘聲聞利根者未

許而滅而滅則數劫聲聞之往况太陽垂

耀在天操元二之明大帝稱尊而字

極通三之貴且二教裁範雖絕塵容

事止出家未能逃國

釋曰沙門所以下釋俗

智者能捨自故其子與此號號其功不小腿之

如胞伏事深假且自拔是玄中至誠莊固而

不卒無悔之道既虧重修之行彌失然

則草叢之極本屬君親資敬所歸道

俗何別上動皇鑒下擇苟詞改而更

張請遵拜禮謹識

司備寺卿楊思儉等議狀一首

剛折柔存扇玄風之妙言告形甘厚

騰釋路之微言故能開善下之源弘

不輕之行

解中漢是以聲聞降禮於

居士

釋曰如經

居士是如來者居士不欲見者有事主不得

清淨住持不願見者不許見者不得見者

杜史委

中若乃君臣父子之儀尊卑貴賤之

序與夫佛教分路同趨但緇服黃冠

未通正法真言淨戒莫能堅受唯憑

衣鉢以自尊崇釋曰如經

又言曰於佛塔塔主應法之

衣鉢以自尊崇釋曰如經

中若乃君臣父子之儀尊卑貴賤之

序與夫佛教分路同趨但緇服黃冠

未通正法真言淨戒莫能堅受唯憑

衣鉢以自尊崇釋曰如經

又言曰於佛塔塔主應法之

衣鉢以自尊崇釋曰如經

中若乃君臣父子之儀尊卑貴賤之

序與夫佛教分路同趨但緇服黃冠

未通正法真言淨戒莫能堅受唯憑

衣鉢以自尊崇釋曰如經

又言曰於佛塔塔主應法之

衣鉢以自尊崇釋曰如經

中若乃君臣父子之儀尊卑貴賤之

序與夫佛教分路同趨但緇服黃冠

未通正法真言淨戒莫能堅受唯憑

衣鉢以自尊崇釋曰如經

又言曰於佛塔塔主應法之

衣鉢以自尊崇釋曰如經

中若乃君臣父子之儀尊卑貴賤之

序與夫佛教分路同趨但緇服黃冠

未通正法真言淨戒莫能堅受唯憑

衣鉢以自尊崇釋曰如經

又言曰於佛塔塔主應法之

衣鉢以自尊崇釋曰如經

中若乃君臣父子之儀尊卑貴賤之

序與夫佛教分路同趨但緇服黃冠

未通正法真言淨戒莫能堅受唯憑

衣鉢以自尊崇釋曰如經

又言曰於佛塔塔主應法之

衣鉢以自尊崇釋曰如經

中若乃君臣父子之儀尊卑貴賤之

序與夫佛教分路同趨但緇服黃冠

未通正法真言淨戒莫能堅受唯憑

衣鉢以自尊崇釋曰如經

又言曰於佛塔塔主應法之

衣鉢以自尊崇釋曰如經

中若乃君臣父子之儀尊卑貴賤之

序與夫佛教分路同趨但緇服黃冠

未通正法真言淨戒莫能堅受唯憑

衣鉢以自尊崇釋曰如經

又言曰於佛塔塔主應法之

衣鉢以自尊崇釋曰如經

又言曰於佛塔塔主應法之

衣鉢以自尊崇釋曰如經

又言曰於佛塔塔主應法之

衣鉢以自尊崇釋曰如經

又言曰於佛塔塔主應法之

衣鉢以自尊崇釋曰如經

又言曰於佛塔塔主應法之

衣鉢以自尊崇釋曰如經

則初首辟身無以塞責豈如愚管見致拜  
衷心誠念而可免之哉

為允謹議

詳刑寺少卿元大士等議狀一首

竊以白馬東歸寺刹爰建青牛西上

觀座方興莫不照燭昏迷導引勝化

然敬君之範簡略闢言不拜之儀因

循往有非直情乘物義抑亦理矣聖

經事如中臺司列漢中澤

恒故蓮花寶座豈說不拜於君親

石生珠因水肯取著方委傳者故迷凡佛

教出微理難窮涉不知而作其斯謂乎

君有天德之尊敬君遠符經教親

之惠拜親還會法源撫事有益於經

摶理未虧於法幸率愚管設敬為宜

謹議同文寺丞謝祐等議狀一首

竊以君親之重事極昊天恭格之儀

理貫名教至如疑心玄路授迹法門

莫不肅敬神明不輕品物事如司叔

竊以君親之重事極昊天恭格之儀

禮恐累求道之因

其如陷若體何詔草

舊風准勅申拜謹議

內府監丞枷元貞等議狀一首

竊以禮無不敬名教是先君父同資

深問不拜俗事卷第

第二

古

孝廉所尚且佛滅度後法付國王好  
卷之規理鍾明聖

事如右奉為士人行道

付噶圖三令正亦復如古之風元子加立以

舊金玉成禮誠當但非常之制豎首恒驚

雷同之心君子為事自我作故方懸

日月之典可使由之寧拘風雨之好

如愚管窺致拜為允謹議

司津監李仁方等議狀一首

愛敬之道義極於君親恭和之德事

昭乎釋老豈有生因慶載將撫禮於

人天質真駿脣遂齊草於父母眷言

方外未離天地之間顧惟俗表尚處

閭浮之域事如司叔而為不拜天子頤

嚴遵之下臣長揖至親以末入之名

母何以津梁告宗導引凡庶聖智之教

豈至於斯事如司叔而為不拜天子頤

遵同舊例請付噶圖三令正亦復如古之

禮耶

新議聞伏請今拜

謹議

右武衛兵曹參軍趙崇素等議狀一首

竊以三教秉興俱敦勸獎派流雖別

趣善同歸蹈背之躅稍殊君親之儀

詐誦豈有纔捐俗服遂啟禮容高揖

乘輿不拜嚴父賓故之道不足忠孝

深問不拜俗事卷第三

張右

之跡頗齋李釋斯風未為盡善

事如右奉為士人行道

舊金玉成禮誠當但非常之制豎首恒驚

立制道德齊禮經典乖失詳議改張

據理論情拜實為允謹議

右武衛長史李義範等議狀一首

父慈子孝起自天經君義臣忠資於

地禮三尊之重君最為先五教所崇

父居其首人倫之經紀臣子之歸宗

佛道興隆之前緇俗異貫陵遲之後

同藉國王連河制之於主君賴鄉盡

編為天戶況釋迦滅度付噶圖王事如

事如司叔而為不拜天子頤

遵同舊例請付噶圖三令正亦復如古之

禮耶

新議聞伏請今拜

謹議

右金吾衛將軍薛孤吳仁長史劉文

琮等議狀一首

道家立言取貴於柔謹釋教為宗有

存於汲引雖復邁九仙而飛迹標致

弗爽於同塵超十地而遊神修行豈

裕臣子忠肅申拜伏而无違斯迺方

國之大經千葉之常軌居造次而必

踐處少選而難廢至若緇黃二教頌

捐茲禮唯擅貢高之法莫修資敬之

儀事如司取寺議中彈虛臨弊風實差昇興事如右

但勸誨之規雖則多躅等歸利物

寧履義方何必驕倨為容便躋衆妙

之城虔恭表節遂隔真如之境事如左

中緬尋旨趣深謂不然致拜君親寔為

通理謹竭愚誠庶會宏謀深懼不當

退用慙惕謹議

右監門衛中郎將能玄逸等議狀一首

竊以親生膝下鞠養之愛惟深一人

至尊嚴敬之儀斯重豈以身披緇服

而不拜於君親事如右彈曰誠因以此而首挂黃

冠遂替子臣之禮謹議

端尹府端尹李寬等議狀一首

夫出家之徒名曰離俗教誠之法謹

下是先既達告空理指人我事如左彈曰不敷

真教皇極况君父尊重敬比於天拜

伏之儀事無疑惑但以因循往代敬

其衣誠使然事如右彈止可君父不受

其拜何得自為尊重且像法未教委

以國王事如左彈國王示以尊卑未矣一

乘之道謹議

左春坊中護賀蘭敏之贊善楊令節

等議狀一首

竊以犧皇至躡金人葬地於龜文軒

后輶靈紫氣未敷於鳥跡泊劉莊精

感託神想於東流尹吉翹試觀物色

於西邁由是龍宮梵化灑慈潤於大

千潛泊疑真冲寂弘於窩內雖復遠

擇天擣氣淑无烏體均具相功深濟

度莫不稟宸極以存其法事如右彈曰資

遺體以受其靈豈有超俗塗而輕法

主棄其已而忽所生忠孝一虧二教

何寄今若資忠貞以凝道核孝行而

脩誠則福足以顯玄門忠孝用光臣

子假或恭敬故於群品據理尚有可

通況唯拜伏君親未審於何不可事

如右彈曰請准明詔致拜為允謹議

右春坊中護郝處俊贊善楊思止等

議狀一首

竊聞道迹希微立言資於輔帝釋教

虛寂垂法依於國王事如左彈是以氣

氣真容玄猷西被黃金圖相妙旨東

流仙侶草草藉天基而遂重法徒濟

濟憲聖政而彌隆况今德冠陰陽道

包真俗恩霑動殖尚荷亭育之慈澤

被生靈猶懷仁壽之施唯擇孝二門

由來迂誕事如右彈既捐真典便虧四

大偏信化人不遵三有主上崇孝敬

之儀敦跪拜之禮爰發綸誥令拜君

皇后太子及父母者非直庶寮允愴

事如右彈不拜人始持太牢抑亦垂範將來

謹議

司更寺丞張約等議狀一首

擇教開俗儒風範化即途雖言異軼

證理誠則同歸事如右清道莫不矜

澤仁義舟與恭儉然後克闡徽猷以

隆遠大何則忠為令德孝實天經惟

君惟父同取其敬借使行超物表道

備人師豈可長擅於顧復之親抗手

於宸宸之責事須適變未可勝絃事如

正川音親客養朋以方外君父尊嚴申拜

萬允謹議

左典戎衛倉曹王九思等議狀一首

竊以川瀆細流竟朝宗於溟海螢燭

末光終歸耀於日月故知物有深厚

稍取貴於惣名况在君親莫大而有

弃於嚴肅洎乎開浮紫氣塔照金容  
老釋二門俱隆法教但法教流布事

由君后出家離俗命在尊親遂使覆

載之恩弃而不答

事如未常  
漢中譯

禮捐而靡修既虧人事有傷禮律

日譯  
外內殊無要軒聖慮詢及荀蕡輕陳  
可拘於禮惟事如未常

貴賤之

管見從拜為允謹議

右典武衛將軍斛斯敬則等議狀一首

竊以三教殊塗俱極尊崇之道五儀

齊致寔隆嚴故之規而釋老二門本

求虛寂周孔兩法歸於教義若乃君

臣之禮固无易於緇

事如司馬中譯  
父子

之容豈有隔於賢智崇樹既久積習  
相公損益惟宜允歸明聖臣等詢議

請從拜禮謹議

左司禦衛長史馬大師等議狀一首

竊以光分兩曜是顯尊卑之容位辯

三才爰彰父子之性明乎愛敬之禮

與天地而齊生君臣之義將造化而

俱立至若金人岱夢慧日初開紫氣

淳關玄風肇扇此乃興於中古教始

漸移雖復各設法門津梁庶品究其

所指終會儒宗事如司馬中譯庶俗既是同

方遵教何煩異路必將道體為別有  
犯未合繩違

事如古文  
漢中譯

遣教制在國王設禮寧空不可事如五

拜况三乘之典無聞激談之經五千

之教詐載矜誇之義我敬親何妨重道

拜圭豆廢尋真

事如古文  
漢中譯

且割股捨頭

猶無訴告尊君母父詐即辭勞

事如古文  
漢中譯

心苦元工年苦赴古

事如古文  
漢中譯

參練是非拜誠為得

謹議

右司禦衛長史崔崇業等議狀一首

竊惟藏史立言靡替君臣之義能仁

聞教先崇孝敬之風縱道致乘危尚

委身而降禮業成擇馬猶負櫬以追

恩

事如古文  
漢中譯

況共踐俗塗同殮

聖化豈有溢名黃服遠忘亭毒之功

託跡緇門便遺顧復之德懶物行已

高視王侯我慢為心長捐父母

事如古文  
漢中譯

求之前代文潛迷方皇家戶牖百

王澄汰千古事非害政容或可公時

有虧風理宜革弊

事如古文  
漢中譯

且四大齊

德豈使違道而不遵王三教均名

事如古文  
漢中譯

儀而教毀設教須疑

事如古文  
漢中譯

何獨崇釋而不崇孔今若正其

左崇掖衛長史李行敏等議狀一首

竊以釋老兩教語迹雖殊恭順之理

事如古文  
漢中譯

雅同儒轍

事如古文  
漢中譯

豈有尊極之處撓

措等於平交師僧之前拜伏過於輿

阜

事如古文  
漢中譯

既驚物議且默葬章草此

舊風咸謂為允

事如古文  
漢中譯

天基之慶緇衣不付託之重

事如古文  
漢中譯

輩劬勞盡生育之恩欲報申昊天之



惠帝時沙門帛遠字法祖者與空同玉淨一上道士  
芝二承其跡耶正淨屢至焉耽眠不自忍一七日或  
傳為化胡經以説佛法遂行於代人稱知之故有前  
師故惠崇載明經去後滅李通死某士見沙門法  
相識海袒不肯放棄又見道士王淳死某士見沙門法  
復漢紀空同監人死方懲悔又空未空  
即日朝真君子博善者多坐得塞耳偷餘焰萬  
誠可謂虛無之更有白馬東來越慈山而

誠徒路人耳

###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六

右

弘福寺沙門釋玄宗茶錄

#### 聖朝議拜篇第三下

狀 普光寺沙門玄範質議拜狀一首

奏 中臺司禮太常伯臘西王博文等

#### 議奏狀一首

詔 今上停沙門拜君詔一首

表 京邑老人程士顯等上請出家

子女不拜親表一首

直 東臺馮神德上請依舊僧尼

等不拜親表一首并上佛道

表 西明寺僧道宣等重上榮國天

人楊氏請論不合拜親表一首

大在嚴寺僧威秀等上請依內

教不拜父母表一首

王華宮寺譯經僧靜道等上僧

尼拜親有損表一首

襄州崔居寺僧崇抗上請僧尼

父母同君上不受出家男女拜

表一首

普光寺沙門玄範質拜議狀一首

沙門玄範敢致狀於中臺空公侯

白

群寮等但範雖不班預議例而竊有所聞前古大德廬山法師遭時數運遂造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致幽微問答玄妙將欲簡白乍尋難曉今略述内外典記明證又敬之理謹以狀上請懲應拜之議也夫天雖至玄必著日月之明地雖至寂必固山川之化聖者雖通聲冥運亦必假質後蕃輔子於百姓者也君既使臣以禮臣須事君以忠若不庭爭於末然則恐機發於己矣但佛法是區域之外逾四大之尊超寰宇之表越在三之義唱无緣之慈弘不言之化真功潛運故曰沫而悠漸但中庸之人以為无益者良不悟其所舍也故先朝聖教序云陰陽之妙難窮者以其无形也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者乎今既慧日潛暉像教冥運秉法和敬非僧而誰故佛告信菩薩曰我說三寶唯是一體无有別相斯像法傳持當於是天若阿彌陀之禮小僧諭邪臣以賀衆首豈非體道之可尚乎今欲令僧尼鞠躬於禮

儀劬勞於拜揖是致佛以拜人非人者以奉法如弁冕翻加於首足寔迴搜惑亂之甚矣且王有常不臣者三贊不臣者五不名者四不臣者一尚書曰虞賓在位舜不臣朱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承二王之後帝者尚所不臣况僧當大聖之胤奚足致敬君主國之賓序胡預失儀而以不輕禮於四衆用配敬於一人此蓋菩薩比丘情士物我况今尊卑位別殊非娘偶又舉淨名而取稽首引知法而招恭敬昔函丈於新學不觀機而授藥以中忘此意宗半字焉既宴寂於正念發宿生而示悟還得本心崇滿字矣於是以士相稽首無想接足乃混縉素於一時泯性相於万古斯並大士權誠未可小檢普准故涅槃經云我為菩薩說如此偈今以聲聞持戒臘之至執威儀之切非以重傲慢悖君親良欲崇國家利臣人者也又順正理論云諸天神衆不敢怖求受五戒者禮如國君主亦不求比丘禮拜以懼損功德及壽命故今欲行

之以周孔之教抑之以從俗之禮竊為仁者不取也又僧互族非蕃類性簡戎蠻奠中國而法四夷承割紹三寶據其教則有拜君親為捐督其法以資家國有益忍匱聖言禍鍾自犯四分律去使恭敬耆年不應禮拜白衣者正以弗摩於爵祿異俗網於典誨矣王制曰宗廟有不順者絀以爵山川有神祇而不舉者削以地况僧尼索鬼神之教反父母之禮若使正教淪潛於是汙鄙恐神明阤不交泰福慶所不流潤災害機生禍亂幾作而含靈廢成俗之化胥子闢啓蒙之訓率土臣人順風載靡不可自新於師戒有助國於教化者也梵網經云不拜鬼親鬼神明矣且濡唇不拜為容節之失矧乃割截非束帶之儀既削无稽首之飾於庠序之風範朝宋之變恠也佛是絕域異俗之化人矣大傳曰正朔所不加即君子所不臣求若福其所訓利其所稟便其勞動而用之乘其利安而事之故得

百姓之歡心即一人有慶者也又介胄不拜慮折其威師帝不臣恐損其道况衣忍鎧擐組甲伏龍怖以袈裟帽魔威於抖擗逃隸出家王親降禮不以人為輕重是以道顏弘人人蓋弘道者信矣今遺法所以付於王者委護持仗流通也以四衆之微弱恐連河之化於茲歟矣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麾僧等戰戰兢兢誠惶誠恐以勢逼今使攝衣屈膝握拳稽頰則交泰福慶所不流潤災害機生禍亂懼虧遺教之本意辱同功之法服一拜之勞不必加衆僧之捐一拜之敬不必加萬乘之尊頃僧等孜孜而不安其業者非所以苟為庸庸之軀深存靡靡之化矣恐煥乎之美元潤色於盛代異國之求豈聞於當今者歟朝宋之變恠也佛是絕域異俗之化必以經像為莊嚴不足以崇仰僧尼為臭腐不足為福田觀教籍者目焦修捐拜者擎惄龍袈繻服則轉筋談典禮而齒齶於是嫌而弃之變天竺之風暢中華之禮以萬物為更始策三

大而自新則取善之基徒使修立不若陽教網於區外放客儀於物表臣而子之足盡忠孝之節也即而史傳不必為長夜經子未必為太陽司成雖學而无倦猶將闕焉於大訓况助國之美无聞亂矣不繁禁而獲安不革情而得志雖文王至聖也猶學於虢叔孔子至明也尚師於鄭子王者至尊也猶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及其擇貞躬執爵而跪之日穆穆焉恂恂焉雖至孝之事嚴親同以加也是以大易盡爻下事王侯大禮儒行不臣天子故知道以貴之為貴不以輕賤為輕伏想察宋談謂正士為之蠹害將生嫫母而議為拜者非朝庭之上策也原夫正法西基迄于茲日已過千載有太半焉自大教東流方七百歲雖歷變市朝隆之莫替其中聖主賢臣計餘可數未嘗拘檢意況銳削僧尼信知閭達之資為日久矣聞者有執權少主謨慕微君私佞自媚陷墜家國又一二蕃小輩唯耳舉雖贊謀除尋草前弊夫若此者可以攘袂

鼓肘怒目切齒大視而叱之豈不忠烈之壯觀也今我大唐應九五之期四三皇之位八紘共軌四海同文百辟守法度於有司三寶暢微言於汲引別道俗資熟家國延祚可不盛歟可不盛歟以末朝楚草此風少選還遵舊貫良為爽其恆情誠在不失常理幸儼而思之弘而護之家國之政若隆忠孝之誠必著冥功潛潤根條盤蔚好爵自廢拯扶優寵祀萼繙鳳蘭荷緒芳感福慶之內資恩弘益而外護豈不居生勿墮常保勝期者歟今謹疏内外典禮請諸照察沙門擇輒敬白

龍朔二年五月五日上

中臺司禮大常伯龍西王博

义等執議奏狀一首

司禮議僧尼道士女官等拜  
君親等事

五百三十九人議請不拜

右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稱竊以凡百在位咸隆奉上之道當其為師尚有不臣之義况佛之垂法事越常規

## 三百五十四人議請拜

右熟司正太常伯間立本等議稱臣聞剛折柔存扇玄風之妙言苦形甘辱騰輝路之微言故能開善下之源弘不輕之義是以聲聞降禮於居士柱史委質於周王此乃成縕服之表綴立黃冠之龜鏡自茲已降喪其宗軌歷代潤其真理習俗守其迷途一人有作萬物斯覩細維天地駕駕皇王轉金輪於勝境構玉京於玄域遂使尋真道士追守藏之遐風落彩沙門弘禮足之綿典况太陽垂曜在天擗無二之明大帝稱尊御宇極通三之貴且二教載範雖絕塵客事上出家未能逃國同賦形於妙鏡皆仰化於眺風豈有撓禮宸居獨高真軌然輕尊傲長在人為恃臣君敬父於道无嫌孝詳其議跪拜為允前奉四月十六日 勅旨欲令僧尼道士女官於君親致拜恐奕於恒情宜付有司詳議奏聞者件狀如前謹錄奏聞伏聽 勅旨 龍朔二年六月五日狀

今上停沙門拜君詔一首

沙門不釋俗事卷第六 第九卷右

東臺若夫華裔列聖異軒而齊驅中外裁風百慮而同致自周胥角墮照漢夢延輝妙化西移慈流東改至於玄北遠音碧落希聲具開六順之基偕叶五常之本而於受教之地忘乎跪拜之儀其來永久因革益弊朕席圖登政崇真導俗凝襟解脫之津陶恩常名之境正以尊親之道禮經之格言孝友之義詩人之明准豈可以絕鹿峻範而忘情怙之教授累貞規迺遺溫清之序前欲令道士女官僧尼等致拜將忍振駭恒心爰俾詳定有司咸引典據兼陳情理公草二塗紛綸相半朕商擢群議沉研幽蹟然箕穎之風高尚其事遐想前載故亦有之今於君處勿湏致拜其父母之所慈育彌深極伏斯曠更將安設自今已後即宜跪拜主者施行

龍朔二年六月八日 西臺侍郎弘文館學士輕車都尉臣

上官儀宣

京邑莘人程士願等上請出家子女

不拜親表一首

臣言臣聞佛化所資在物斯貴良由狀況冥於六道濟蒙識於三乘其德既弘其功亦大所以佛為法主幽顯之所歸依法為良藥煩惑由之清蕩僧為佛種弘演被於來際遂使歷代英主重道德而護持膺信賢明度子女而亟繙固得僧尼遍於區寓垂範道於无窮伏惟陛下慈濟九有開暢一乘愛敬之道克隆成務之途逾遠近奉明詔令僧跪拜父母斯則崇揚孝始布範教源但佛有成教出家不拜其親欲使道俗殊津歸戒以之投附出處兩異真俗由之致乖莫相全別且自高尚之風人主猶存撫禮豈惟臣下返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由感處意顧國无兩敬大開方外之迹僧奉內教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懷之至謹奉表以聞座聽威嚴伏增戰越謹言六月二十日上直東臺馮神德上請依舊僧尼等不拜親表一首并上佛道

道士僧尼請依舊僧尼在前此一條在龍十一年因今合上

沙門不釋俗事卷第六 第十卷右

僧尼請依舊不拜父母

臣聞佛教東流因明后而闡化玄風  
西遷憑至識以開宗故知弘濟千門  
義宣於雅道提誘万品理塞於邪津  
只可隨聖教以抑揚豈得逐人事而  
興替沙門者求未來之勝果道士者  
信有生之自然自然者貴取性真絕  
其近偽之跡勝果者意存於漸遠開  
趣道之心誘濟源雖不同從善終歸  
一致伏惟皇帝陛下包元建極御一  
飛真乘大道以流謙順无為而下濟  
因心會物教不肅成今乃定道佛之  
尊卑抑沙門之拜伏拜伏有同常禮  
未是出俗之因尊卑是物我之情豈  
日無為之妙陛下道風攸闡釋教載  
陳每至齋日皆令祈福祈福一依經  
教二者何獨乖違陛下者造化之  
神宗父母者人子之慈撫陛下以  
至極之重猶停拜敬之儀所生既日  
人臣何得曲申請禮捨尊就愛弃重  
違經緣情猶尚不通據教若為行用  
陛下統天光道順物流形形物尚不  
許違淨教何宜改作願陛下因天

人之志順万物之心停拜伏之新議

遵尊卑之舊既庶功士金光東曜不輝  
塵俗之悲紫氣西暉無驚物我之費  
即大道不昧而得相於明時福業永  
貞庶重彰於聖日謹言七月十日上

西明寺僧道宣等重上榮國

夫人楊氏請論不合拜親空一首

僧道宣等惑竊聞紹隆法任必歸明

於崇護真詮良資寵望伏惟夫人

宿著惠修殘無駕之福早擇信慧遂

不朽之因至於佛教威儀法門軌式

實望特垂恩庇不使陵夷自劫沉

僧感秀等言竊聞真俗異區來門割

徒徑佛教甚違若不早有申聞忍遂

同於俗法僧等翹注莫敢披陳情用

迴惶輒此授訴伏乞慈覆復特為上聞

僅蒙恩光彌深福慶不勝懇切之甚

謹奉啓以聞塵擾之深唯知悚息

謹啓 一月十三日上

謹錄佛經出家沙門不合跪拜父母  
大壯嚴寺僧感秀等上僧尼請依內  
數不拜父母表一旨

有損無益文如左

梵網經云出家人不向國王父母禮拜  
順正理論云國君父母不求比丘禮拜  
玄教東漸六百餘年上代皇王无不  
咸皆敬仰洎乎聖帝遵奉成教彌  
隆故得列刹相望精廬峙接人知慕  
善家曉恩讐僧等忝在生靈誰忘忠孝  
明詔頒下率土咸遵恐直筆史臣書  
秉佛教万代之後無穢皇風  
僧感秀等言竊聞真俗異區來門割  
有生之戀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  
容理固越情道仍舛物況延形戒律  
鎔念津梁酬恩不以形骸致養期於  
福善而令儀不改釋拜必同儒在僧有  
越戒之僕居親有損福之累臣子之  
慮敢不盡言伏惟陛下匡振遠猷  
提獎幽槩既已崇之於國亦乞正之  
於家足使捨俗无習俗之儀出家絕  
家人之敬護法斯在植福莫先自然  
教有所甄人知自勉不勝誠懇之至  
謹奉表以聞塵蹠衆疏伏增戰越謹言

◇ 高麗大藏經 ◇

拜父母有贊表一首  
沙門靜邁言寵以策係告先尊父屈體於其子刑章攸革介士不拜於君親伏惟僧等揚言紹佛嗣尊之義是同故愛敬降高乃折節於其氣容服異俗刑章之革不殊致使沙門亦不屈於君父窮茲内外雖復繼形變則而心敬君親敢有忘哉至如臣眼薨君以日易月形雖從吉而心喪三年是知遇密八音其於三載修十心敬其來尚矣若令反拜父母則道俗俱違佛戒顛沒枉墮輪迴未已况動天池感鬼神者豈在於跪伏耶但公家之利知无不為恐因今創改万有一累則資聖上放習法之洪恩彌劫粉身莫以塞素伏惟陛下廣開獻書之路通納廟言之辯輕塵聽覽伏增戰汗謹言

八月二十五日上

十月二十五日上  
論曰威衛司列等狀詞則美矣其如理何咸不惟故實昧於大義苟以屈膝為敬不悟三脣之禍肉經稱沙門拜俗擅君父功德及以壽命而抑令俯伏者胡言之不認輕發福機哉雖復各言其志亦何傷之太甚而威衛等狀通塞兩兼司列等狀一途永執或訪二議後劣余以為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然兩兼則虧接永執乃膏肓故外戚滿於乞科退司列於景第至若範公質議則旨曉文華隴西執奏言約理舉既而人寢斯穆蘿莖叶徒故得天沒下單截堅高尚之美慈育之地更弘拜伏之仁時法侶名則敬通三大以遵資養之重近奉

僧都部著童僉曰叶私志矣違教如何於是具顯經文廣陳表誠匪朝伊夕連訴庭闈但天門遙遠申請靡由奉詔求宗難為去取易曰趁羊觸蓄羸其角方之擇侶豈不然歟贊曰威衛之流議雖通塞以人廢道誠未為得司列等狀抑擇從儒拜傷君父詣曰忠謀質議道華敷陳簡要夫人叶允冕垂聖誥恭承明命式抃且欽顧瞻玄籍有累如何法俗疇咨咸申惑表披瀝丹款未紓黃道進退惟谷授措靡由仰憐神禹疏茲法流沙門不應拜俗惄論擇彥悰日夫沙門不拜俗者何蓋出處異流內外殊分居宗體極息慮忘身不及以求生不區區以順化情超寄內迹寄寢中斯所以撫禮宸居背恩天屬化物不能遷其化生生无以累其生長撫君親斯其大旨也若推之人事稽諸訓詁則所不應拜其例十焉三如望秩山川郊祀天地欲其利物君釐迺誠今三寶住持歸戒弘益幽明翼化可略言焉斯神

祇之流也為祭之尸必叶昭穆割牲

薦熟時為不臣今三寶一體敬僧如

佛脩乎內典無俟繁言斯祭主之流

也杞宋之君二王之後王者所重敬

為國賓今僧為法王之胤王者受佛

付囑勸勵四部進修三行斯國賓之

流也重道尊師則弗臣矣雖詔天子

無北面焉今沙門傳佛至教導凡誘

物嚴師教學其在茲乎斯儒行之流

也禮云介者不拜為其失於容節故

周亞夫長揖漢文也今沙門身披忍

鎧剪慾軍掌握慧刀志摧心惑斯

介胄之流也昔代楚賓章先冠阼母

兄致拜以禮成人今沙門以大法為

已正極群生於塗炭敬遵遺躅祖承

嫡胤斯傳重之流也堯稱則天不屈屈

沙門不拜俗卷第六

况德動幽明化露龍鬼靜人天之告

浪清品庶之災氣功既廣焉澤亦弘

矣豈使絕塵之伍拜累君親開放之

流削同名教而已余幼航斯務長頤

授尋採遺烈於青編纂前芳於汗簡

重以感淪曖於佛日鑿燭火以興詞

廣永將來傳之好事又古今書論皆

去不敬據斯一字愚竊惑焉何者敬

乃通心曲禮稱無不敬拜唯身屈周

陳九拜之儀且君父尊嚴心敬无容

不可法律崇重身拜有夷通經以拜

代敬用將為允故其書曰不拜為文

遠公有言日淵壑豈待是露哉蓋自

申其同極也此書之作亦猶是焉遠

鑒通賢儻無譏矣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六

謫下

乙巳歲高麗因大藏都監奉

勑造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六

謫下

陽之高武盡美矣然全孤竹之潔今  
沙門高尚其事不事王侯蟬蛻而埃  
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斯逸人之流也

犯五刑閑三木被捶楚嬰金鐵者不

責其具禮今沙門剔毛髮絕胤嗣毀

形貌易衣服斯甚刑之流也又詔使

雖微亟天則貴沙門縱賤宗命耳尊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上

唐麟德元年終南山釋道宣

撰

夫三寶具利見其來久矣但以信毀相

競故有感應之緣自漢洎唐年餘六

百靈相脣嚮群錄可尋而神化無方

待機而扣光瑞出沒開信於一時景

像垂容陳迹於萬代或見於既往或

顯於將來昭彰於道俗生信於迷悟

故撮舉其要三卷成部云

初明舍利表塔次列靈像垂祥後引聖等瑞經

神僧

初明舍利表塔昔如來行乞有童

子戲於路側以沙土為米麵逆請

以上土奉佛因為受之命侍者以為

土將水除佛住房足遍南面記曰此童

子者吾城度後一百年王闔浮提空

中地下四十里內所有鬼神並皆臣屬

開前八塔所獲舍利於一日夜役諸

鬼神造八萬四十塔廣如衆經故不

備載故土即洲之東境

舍利西林矢言此

云骨身也恐繼凡夫之骨改

信本名而別之

西晉會稽鄧塔緣一東晉金陵長干塔緣一

石趙青州東塔緣三她秦河東蒲坂塔緣四

周岐州岐山南塔緣五周瓜州城東古塔緣六